溪堂先生文集 二

共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上制庵鄭公

疇睦再拜白令宗從兄石坡公奄棄吾黨後生山頹之痛昔人所言矧今先獻次第零落東南寥寥而所以依仰於魯殿者果何如也下執事懿親悲慟之私篤老踽凉之懷安得不如教意而襄禮隔日仰想倍覺怛懷耳卽日暮春乖候不審服中氣力更若何昨秋朱劉奉勘之後竊擬進身於几下仰聽勘裁奉承教誨而淺誠不惟此未之遂幷與其一書仰伸功制

之下而闕之伏蒙尊慈俯賜手書封還遺集謹閱勘
本仰想篤老精力所到不勝感歎之至疇睦衙信句
聞承安家嚴作洛中行險歲遠役極以瑕慮耳刋事
擬以來念始事而姑未知其間事會之又如何第當
觀勢隨處而全篇考誤之付在堂村鄙家之見初豈
有他而況又有教意耶洛原會襄之行事當隨返虞
進謁而事故纏疊又不免徑還尤爲悚恨隨衆之擧
不免坐停者非敢有他意才經憂慘家內一空殊無
意緖徑自斷止此世此事豈不知情外話頭來相挨
逼而心之所在畏他不諒有所勉副者亦非實狀故

未得平坦路頭卻失中行道理自顧人事二十餘年追風捕影於風埃裏者亦覺可歎柰何柰何

答李判書孝淳

迺者伏承下覆書仰審彼時旅節萬康秋官判堂之命自是倘來何足慰賀 山陵漸迫公役浩劇受損之慮是切伏悶疇睦嚴候粗依私幸新禮時初意因便賜臨矣秋曹劇務似無受由之道則拜謁又未可必預伏切悵仰無已

答李判書

伏承下書仰審花寒燕養寢饍康寧令孫侍學日休

向於家君行伏聞當日隴雲座上便是洛社耆英此非獨爲鄉里後生之所共慶實爲斯世之福何等喜祝耶疇睦家君還次後別無撼損情私喜幸慶宴設行定以來月初八伊時前期下臨以光賓席伏望山南之大臣重臣八耋大老此往彼來旬月追隨是果恒有之事乎因以疇睦與令孫輩得以撰杖持屨從容奉陪於二水三山之間世間此樂何處更得何時更圖下諒伏望聞江左將刊戊申倡義錄云而江右諸人亦多以當日倡義公之後往參而歸者故其稜槩則槩悉之矣其所營刊事未知何以作商量也只

就初戊事做去而不槪及於再戊事云耶再戊事大頭顱惟在於王翁仰復之蹟則 先王之所以大處分先賢之所以雪幽枉者其誰敢一字轉動於信如金石昭如日星不刋之典也畢竟只刋初戊倡義之之蹟而遺卻再戊疏籲之實則亦將奚用此刋爲哉

答李判書

人來伏承下書就審秋序已盡調養氣力連享萬康不任仰慕疏函伏想間已封進矣一通辭意至爲正當而彼方此矜肆而惟促禍是事正當之言徒歸於空言無施則一耳柰何靑苗助稅之變更祖宗成憲

較諸今日猶爲有說莫非時運所使然柰何柰何家君始擬封函畢竟停止耳

上李雲山彙載

一陽始生君子道長伏惟神人夾相道體增衛疇睦二十年出入場屋飽經世故旣不能勉學雕蟲之技則所以廢擧者此也於是乎不諒人者話頭題目實所驚心師友之間以我先人之故而眞心愛護者亦或疑其有眞地志尙警勉交極旣謝却此爲士者一大事則固當有閒界事業自顧無一實事實心可以藉手者徒貽先輩長老憂愛之勤若是之㴱每中夜

息之不敢自紓其須臾之息矣但念少小豈無所承
聞於家庭而了無一得可以酬其素志則平生向道
耿耿一念何所著落不知不覺輥到此境寧不慨歎
耶大抵目前爲學只是口耳不曾於本原親切處眞
實下工夫所以十數年悠悠泛泛無所據以爲田地
自今誠欲痛自收拾以收桑榆之功而本無所養持
守不固恐亦終歸於空言耳今於門下開誨警省之
敎節節承當庸作書紳之義而終是徒言而不能體
者爲第一病根以此爲私憂耳

答李都正士直 在永

景院拜別仰惟音容益杳卽於會可兄來過伏承下狀十回周復不可但以尋常筆札言書中雖無安否字靜居修嶽日臻康泰亦自可以憑審區區豈勝慰仰今此敎意令人感淚交零挽近學術弊而師道亡夫夫之所知也師道之存不存在乎學術之明不明則今之不明不存專由於世無精心求之者未見有眞切充實之道故耳誠之一字符措之何處何事不眞切充實而抑尤於師弟之道爲甚焉蓋執贄請益橫經問難固可爲師門之親切而雖其生同一世未及質業者若其有依歸之心鑽仰之誠如水注東則

昔之人固不置斯人者於執贄橫經之後范淳夫學於橫渠而淵源錄在於程門石子重未嘗專師朱子而羣書錄於朱子弟子之列彭子壽亦非純爲朱門人而實紀謂之門人東岡嘗師南冥而只有一書於老先生然陶門諸子錄爲高等矣以此觀之師門之禮固不在於叨陪燕閒往復箚問惟視其誠之如何耳下執事此日之教卽一團誠意之攸在從今以後隨處講劘技涣從事亦豈不在良遂中耶疇睦固不敢僭擬於鄭氏之小同而下執事之推誠示及者此亦不遺也禮意也安得不拜手僕僕以抵於無窮

答李都正

向蒙枉駕山間陪晤從頌何等感慰第緣私宂客擾不借半餉安靜自不能少承提諭警起昏惰私心悵失還不如不拜時爲愈也今又伏承下書滿紙諄敎先獲我心之所失處萬萬慚悚仍伏審靜養氣力莫無受損於撼餘嚋睦老親素患痰滯風眩之証近間發作姑未差復情私煎迫身亦多病伏枕喘喘只自憐悶惟以伯兒一麾出自望外　特恩爲感視憂懼耳日用事爲之當理不當理動劇與靜專蓋各有所見處至於開卷講說對案看讀爲問學上益非閒界

雜以語此耳此豈非晦翁經歷說耶疇睦性本麤
疏行又顚錯平生做爲每在於煩擾而元無靜貼時
日況加之以四至外來之煩擾乎間上溪堂與數學
子隨分講讀寧不知此意味哉好終不得此意味成
就者只是此心恒被他走作無方向無定著故耳今
承警誨咎悔幷作若因此而庶得一半分收拾之道
其亦長者之賜不些何當陪杖屨於巖溪之間日聞
其所不聞也惟下執事時賜警敎以卒德意

上鄭進庵 墒

疇睦白令胤兄喪事愈久長慟何能已已伏惟篤老

之境遭此慘毒慈天至情何以按抑逝者已矣服又
去矣伏乞惟理是遣以副遠近慕德者祝望之情疇
睦八耋老親之下遽哭一弟慟割情事實難爲命而
又遭姑母服悲慟尤無以爲言惟以老親大無疾苦
之損下情依幸耳適憑姜戚叔行謹修過時之慰

答鄭箕疇 民秉

卽日秋氣頓蘇伏不審燕養氣力康旺圃翁狀文渠
雖愚蔽甚何敢萌自是之私而虛辭以自外於推誠
下示之下哉枉翁子壻之列者所當各構一通庶幾
乎闡發此翁行蹟期至於無未盡至善而已伦尚何

言耶盛作儘是得體不惟後生不敢於尊丈之筆有
所疵議爲道理然也疵病處未有明白可指而今何
以籤論也鄙文未論其他卽其觸時諱無復顧藉處
可見其不欲自見於世人眼目之本來心事盛作之
擅自奉留者恐此合爲定本故耳字辭中行列字下
語下教至當謹此添入恭俟下覽屛之疇睦洛信阻
承情私慕鬱如何可達惟幸慈節姑遣而賤痾乘凉
始退耳以是過夏專拋筆硯至於讀習一款廢置已
久亢不可對人說平生向道一念豈無耿然而不知
不覺輥到此境中夜思之了無一得可以酬其素志

寧不悲歎幸有以時賜警語俾不終棄如何

答金承旨斗欽

歸來歲去慕仰方切伏承下狀不減更承餘誨仍審比寒旅中合體動止神相第其冷館經過之艱迫歲離違之懷自可仰認安得不如下敎耶令孫所望竟亦不成此不足爲言而老親鼓望亦不以小而遂已伏歎伏歎疇睦壺庭安信續承情私之幸正班後蕉駕卽發方切候門之喜耳今承陪後之敎誠萬萬至當矣家君三十年出世宦遊之餘遂當告老還山之日旣無村內門親之老人相守又乏隣比鄉間之朋

輩過從則此堂非晩暮休息之最難消受處乎此一事專爲仰望於令座惟伏望月駕年旆倘得追隨於三山二水之間而兩家子孫得操杖几而扶將之此樂詎多下於東華軟塵上馳驟哉另念千萬

答金承旨問目

喪中過時但不禫明文已在照管中此不當更有所質對令咸除服因來望奠哭除亦得之耳但其喪中不禫因奠哭除之由恐於望奠措辭以告之耳

爲長子斬衰條既曰斬衰則當與父喪無異然 國法不許解官則居處飮食及其他百爲亦有與父喪

異者矣然則在官者去其玉圈宕巾似不當去也心制闋服後平服而玉圈宕巾則過二十七月後用之似宜心制人之二十七月持服近聞盛行於江左然心制終祥闋制後麤黑笠麤道袍造色纓素衣白帶以終禫月此古禮也心制人之無長子衰者自當如此甥今下執事身有長子衰耶愚見如此勿以愚言爲準博考審處之伏望

答宋參議台霖

別紙下敎伏悉十條爲目無非此日弊源之極處而其極之極處又有在焉顧今國勢岌岌乎殆矣朝晝

慮夕耶敗亾形証千計萬計如可痛哭而一陳之不可遺本而舉末漏萬而掛一當捨置性命不顧子孫只出報 國一念大義一事而直指亂本之所在洞陳時事之極處以俟夫處分而已不然而徒欲規規於事爲之末而不免略略乎塞責之歸是不幾乎谷求之專攻上身而已乎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且此等處置當之者有所大磨鍊極商量而出乎手以應之耳有非佗人所可代草者故玆以勉 聖學納諫諍二事掇拾尾附仰塞勸敎文不達理惶恐惶恐

答申澹人 佐模

疇睦罪積不友神明所殛殃禍之來不于其躬而于
其平生依以爲命之一第遂使隕折於八耋老親之
下居然之頃服已盡矣悲慟摧裂有不能過時而自
已伏蒙尊慈曲垂哀憐下賜慰問辭旨懇至伏讀未
半益增傷痛柰何柰何仍伏審溽暑旅中氣力對序
萬康疇睦朞降才盡又遭朞降悲慟情事如何爲達
惟以老親理遣大無疚苦之損私幸萬萬邇來所遭
如此故無一日展省時莫能收拾向前自惟知見不
進而檢押日弛誠意不篤而魔障浸多澀恐終無以
不負初心之所期而徒歸自誤誤人之科伏歎伏歎

答許性齋傳

正月下書趁卽伏承而書中無見曉睦上書之敎於是知昨秋上候歸之於洪喬矣悵愧之餘尤切惶悶不審近日春暢燕養體力連享萬康曉睦家君懸車南下角巾優游於江湖之上而歌咏 聖恩勸課孫曾以送餘日不知山外有事情私之幸如何可白曉睦一 命於分濫矣且數年之內私家異數稠疊罕古則過福之召實所爲恐耳年前屬草之書以其英正兩朝以下文蹟之難於求得終不得了勘是甚歎恨遐外顧安所得此等文蹟耶下念求送千萬

非徒此節三兒家皆有未經痘稱女伯兒變制節
從長指示
下示允哀兄追行練變服之節有痘警拘忌之疑偶
檢先賢禮書寒岡有奉主避癘則行事於權安處不
奉主則設紙榜行之之說葛庵有本家忌患未淨則
以紙榜權設于寓所之說又答人村癘廢祭問曰旣
是俗忌從俗無妨然亦在家尊處分之如何耳今允
哀以後滿後除之所處當次月練次月祥之變禮旣
非本家之忌患且多未經之戒慮而必欲務盡情事
坐待未易乾淨則其於變服大節不但後時之爲未

安嗟過沒期亦甚可慮恐非禮之本意也寓所紙牓尚可以設行其可以家無所忌而只以隣警而遂已耶旣是俗忌云則其非經禮明矣家尊處分之言此亦非今日允哀所處然耶然似當以變服之由爲文致告未知如何禮本杜撰不得而有可以旁照處則傍照故耳

與李祖憲 鍾煜

秋間再進承誨積違餘伏慰何極歲行云暮時候大乖不審比日靜養氣力連享康泰年前謹以先訓寫惠事屢度仰託而做時不如說時不復以紙地道達

誠意不誠不敏每如此伏歎奈何頃於令族姪哀便付上紙本伏想關聽矣小子荒墜不惟無成內忝所生外欺朋友恐懼愧恧實所兢兢息將若干字目翫心繹庶收一分之工此減前日之愆莫如吾先人所爲訓平生奉持銘入心骨故謹以西厓修巖漁隱江皐四世皆訓書上伏乞楷書下惠俾作傳家之寶千萬千萬

答金純伯 道明

允友奉書委扣溢幅由中之敎數夜傾款之敘甚爲爽豁耳眼俱明仍伏審比日頤養經體連衛萬重第

甚靜中樂趣無以身叨几席是甚歎恨疇睡家君歸
田養痾一切山外事都不相聞最爲情私之幸而凉
熱不調老人感咳閱朔彌留焦迫難狀向來 除命
只增震慂何論進退豈不知先訓之爲可法分義之
所必伸而自量已分實不知有何顚沛以忝所生故
所以不敢出一足於圭竇之外親知諸公之責望不
亦宜乎甚悚甚悚梁頌已承難膺之命況奉安文字
愼重尤非梁頌比耶幸俛圖之如何梁頌姑未屬草
留待來月而允友空還尤悚尤悚

與姜曠士 性欽

昨秋霎拜曷足以敍積阻相去不百里而書面不能接續疇於下執事謂之無嚮仰之誠而致此否則非其本情但其荒墜轉甚人事日廢一番候問亦莫之以時尋常悵歎之餘竊自悵然而已因李從兄行承聞體上大違天和証祟轉到危然滿心驚慮何以道達調補之方想無所不至矣惟伏祝趁此新元速就勿藥之慶使高文雅望終不沈淪於清明之日而後生餘輩望之如游龍海鶴耳疇睦侍側姑安許多緊話固不敢於床笫沈綿之中有所縷煩也伏詳調節向差一進謦欬計姑先拜書診問

答鄭進士 呂翼

窩庵曰父喪葬後行母練祥者十一月練時似當前一日措辭告由翌日行祀時用家禮小祥祝辭如何既告辭之後自稱孤哀似無未安矣尤庵曰母喪練前遭父喪行母練者當待父葬虞祔後行之而其初朞日則略設單獻祭而哭之而已祝文則闕之而只告不行練祭之由矣兩家說如此當有量處耳

與丁聞慶 馨教

鄙之所以不揆淺劣妄有編輯之意者竊以爲千人之見積已數百年矣而即今舉世布在之籍盡是一

邊之書也其所以枳塞之不足誅滅之誅滅之不足又從而變幻是非倒置忠逆而粧撰於文字之間欲爲盜掩一世之耳目留作後來之公案其爲計可謂至巧矣吾黨先進本來記事甚鮮不但器具不治之致元不致意於此等而且持畏約之戒而然耶以此之故此邊文字見行於世者惟桐漫一錄外絶無見焉雖僅或有之爲其子孫者深藏於敗簏之中寧作蟲鼠之所傷淋瀋之所腐牢不許同室知舊者之一次經眼甚者至有私自鴉乙塗割不使之更存得眞面目而卽其案上所置無非彼邊稗記則子弟後生

所習見孰聞者在於彼而不在於此遂以爲眞是者有之言之豈不痛心乎私心憤惋積有年所近於暇日蒐輯此邊先輩文稿中書疏序跋雜著碑狀句語及公私文案漫記遺事之有關於黨論者次第綱目分門彙類上自 宣廟壬申下止 純廟丁卯丁卯以下至于今日則以時事雜錄續之附錄成出凡例然終是僻處遐外聞見不廣而京洛間私藏之書未刋之稿與夫 朝家文案末由得見無以考證故年前嘗一寄書於金景受令欲爲緣臂挼借之計則其答以爲設或有一二草本在於殘孫敗笥一本外更

無餘件安有遠送嶠外耶云所言如此柰何儘如是也中國之書何以流出於海外而異趣之籍又何以傳及於南中耶著述之本意如是而已耶鄙嘗慨然於是而又有他私憂過慮者今此一本草稿設使奉守者謹藏善護書蠹淋腐之外適當意外水火偸盜之變後雖欲收輯其將於何憑依乎嶺中則甚誠實於利事故雖得嘗識本無是慮而嶺北吾嘗規模雖有事力及者至於父祖師門儒賢名碩草稿不可泯沒處一弁閣之巾衍從以遺失無憑種種指不勝僂故近得白湖隱峯松坡化隱渼隱諸稿草本賫速達士

友糾合子弟卽時謄出至其已刊之集不計遠近極力求聚見存於架者數頗不少矣玆所以於先愚潭先生稿本竊欲爲奉借傳謄之計爲此屢瀆要請而海翁稿本亦於順興倅許送託非止一再姑未見施或未及深諦鄙意而程道脩夐便因間濶不得銘念信付故耶若使畢竟靳借亦復奈何無已則潭稿中甲戌後疏本及雜著等諸般文字或有句語義諦之相照於此事者幷賜謄敎千萬望仰四七篇下借之尤切望仰

答鄭判事

伏惟比來老熇體度衛旺向來家君一朔獨相次對
奏事僅爲兩次盖政府故例時相之初次對惟軍國
重事外不敢攙入儒賢爵謚忠孝旌褒事及他般所
懷故家君初對只以朝廷官司差代數事寔白而已
至於再度始乃舉條敷奏而先之以軍國事其末附
以爵謚陳請賸家君自是嶺人也其若專意於嶺賢
則畿湖知舊必不曰公論其若幷舉於鄉內則道內
知舊亦不無向隅而一奏多賢世所妨忌故不得不
以嶺之蒼爺畿之星翁爲對舉互請而已順庵則前
已。贈字矣固無事乎改贈惟易名是請而已當時

先輩孰不嚴於討邪惟順菴曾以斥邪首先發明所
以於辛酉討邪之日有此崇秩之　贈當此洋醜犯
疆國賊滔天之禍崇奬儒賢申明正學最爲今日之
大關棙而尤不得不以討邪爲第一義故順菴之特
附於星翁之末者專以此也家君一生景慕於尊先
立爺者豈亦多下於本孫之心耶第當次第建白而
那知此奏一出怒目咬牙前後沓至纔退之左僚無
聲而遽入於其黨耶前後事機不過如斯而已龍洲
幷擧爽實之傳也但此老入於斥和十臣抄　啓之
中又以斥和被拘於白馬城中名登尊周之錄而

正廟朝特命許赴其子孫忠良科矣 純廟初年因
相臣沈煥之奏還收其許赴事故家君奏本末段特
舉此事仰請 處分果蒙許赴之 允耳

答宋聖涵 奎淵

普慟同情積阻惟黯然此奉賢胤兼承下狀寄意甚
重悚極不知感仍審比峭靜養節宣連衛萬休區區
仰慰不任數十年前記一拜晤於稠中而歲月不知
的在何時儀範則幾乎忘矣自顧蟄杜者固已如是
而年光冉冉慕徒日滋寧不悵然令胤相對暫敘已
不覺敬重大凡作人之方固不可以已臻成就而或

自疏於資益之道則送子從師千里負笈是古人何等意氣也今執事施之疇也徒知賢父兄敎子之方而實有所歉於從師問道之義耳疇也何敢當但以同鄕數舍契家相處異於凡他時以源源俾相觀之意仰告耳

與李致剛 承轄

向來星軺平安往返外爲公朝喜而爲台座區區遙賀年前獲拜無由再續則向仰雖不少弛懶蟄無復人事不能以書尺自致於寒暄之禮所以昨冬台座行人之日屢擬奉上一紙道達心中所在而竟不如誠

遂不免闕然而忘置有時息惟殆不勝嘆咄之淚也
伏不審淸和台體震艮崇護不任拱溱之至中州踐
歷其悽心處可想而目前所見不但匪風下泉之感
而已翟運將歌城闕山川到處荒廢殆不忍觸目云
皓天之復從此可見耶誠如是也一慰而一歎也送
行序文昨冬屬草而構置着今才仰呈殊欠簡約且
無意義其語句未善處細檢指示如何

與韓公佑 啓源

蟄在南遐無由與兄說到亹亹徒有一端傾慕春氣
方煦伏惟侍餘體事連護衛重星霜纔闊 恩資遽

降仰想榮愴交至今日吾黨之責在令兄爲不輕未
知令兄其將何以當之也疇睦閉門窮居無一事可
聞於知愛間者然有義相質有事相須不憚煩複眞
正士類朋友之一事吾輩雖無足以與論於古人古
道而亦何嘗埋頭塵冗自劃無望哉近日嶺論以趙
月川請　謚上言本中數段大有關誣先賢意至有
發文聲討之舉想入雅聞矣今此言本不言丁酉書
就甲午劄中引碑文下一轉語證成之外面看來似
若無挨逼而若使公心者竊按深究則其心機流動
於包藏幽暗之際而謂人可欺之狀灼然可見可勝

痛哉月川雖在聞見之世洞悉本事宜莫如上而
宣廟下而龜梧諸老而戊戌 聖批中發明吾先祖
心事覷破奸凶輩眞臟無有餘蘊昭載典乘則爲今
日臣子者欲實月川之言而不遵 宣廟之教何哉
白沙梧里東岡柳川五峯芝峯諸先生卽同朝協贊
當事共濟之地也昔安鶴沙木齋蒼雪諸先生又豈
徒爲阿好之論而不能洞悉當日之事乎洛下嶺中
知舊家之先故長德孰不痛恨於弘道之 啓而孰
不濟濟於甕泉之會乎或疏辨之劄救之或有辨焉
有錄焉有通諭焉諸家所言果皆不信筆而斷案乎

誣巇者誰主張之仁弘也爾瞻也臺司之弘道也柳潚也尹宖也宰列之南以恭洪汝諄也儒生之崔喜男洪奉先等也此翕翕羣訿何莫非大北人一隊子月川丁酉之書所聞者塗說而終爲解疑之詩桐溪碑敍之語所據者行錄而此見本孫之書月川之始誤聞而終解疑矣鄭宜寧(名岐壽桐溪長孫)之親承於家庭而明說於先輩(洪木齋書問)之問者已成數百年一副定案而鶴沙集答琴和叔(名愷文科牧使)書其定向所在槩可見矣(定向即指琴牧)今專昧故實之義致此失著則固當一明本心以解衆見而方且狠然自託有若秉執者然似

此來歷豈非聖人所謂邪說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者耶誣逼先賢所關何如而曰調停曰岸視則不幾近於涸釜而無奈何乎若在異趨則侵誣吾先祖如安邦後輩不爲無人而豈有名爲吾黨而疑眩當世已勘之案肆誣吾先祖如此之爲哉噫今日知舊苟有一分秉執一分士氣必不至於見諭而草草修答又況於持重之論乎實非欲藉重於洛下之論而爲之左右之而所以相告者義理卽吾黨先人之義理也言論卽吾黨先人之言論也下明卽吾黨先人之下明也痛闢卽吾黨先人之痛闢也非不知嶺事自嶺

事京論自京論而自來同憂共濟一義相護之道不敢先示自外之意也令兄與從叔台丈未可爲吾黨立此論明此義耶仰想必入良選中矣如令兄者尤當於義諦上十加持正諒之如何

與韓公佑

嶺外行遣豈勝歎仰伏祝隨遇而安髭髮勝昔不任詹溯惟直受動忍存心翫理庶幾振勵扶持一脈不至斷絶而已柰何今日吾輩相勉捨此道有何所云也囘思昔日之懿敢伸尺紙之問其終不見棄於包容之量否遙想歲晚窮寒無以上慰倚閭之思則必

有難爲情者矣陽德有建 天心之復方日企祝

答李博如 象溥

伏承令從氏文臨唁又承下疏滿紙詳諄無非至意所在滾滾承讀感激愧兢仍審新元靜體節宣益膺康休哀慰不任疇睦頑命不死日月如流崩廓之痛逢新尤極柰何柰何家君金甌之拜惟有震恩而已家君出處之義仰惟盛筭或者有默諒及之而如疇睦私憂過計則終不若出仕登 筵之後徐控乞骸之章得遂初服角巾東第歌詠 聖澤爲今日第一道理而如以 天恩罔極聖眷方摯身爲大官顧其

分義大不可遽然辭退云爾則誠然矣然古人之厚
被罔極之恩而致謹於進退之義者指不勝僂則如
此人者豈不知君恩不可不報臣分不可不盡故耶
不如此爲國爲身兩無所濟此箇義諦古人已言之
矣竊念吾執事於家君固痛癢相關也家君有此許
大擔荷而執事其將岸袖傍觀耶家君對揚之道不
在於幹局不在於計度惟當以一片公心上以爲
國下以接應庶不至於孟浪不濟事而已誠願知舊
中如執事眞誠扶護一投相規之言於最初起視之
日利國家而澤生民則豈但爲疇輩銘鏤之私以抵

於無窮亦足爲執事他日需世有用之一道執事其
圖之令胤資地才具優可與有爲者尋常愛好其有
旣耶但其熟處難忘卽其根祟而舍舊圖新猝難如
意肰賢父兄送子之意自家之求勝已豈不有欠於
愼擇審處之義耶

答崔竹下姨兄

月初往河上歸下書在案來人去矣十年一面前有
燕鴻之歎四年一札又失回便之候安得不累唏永
歎耶信後日富涼熱交候伏問爲政氣力連享萬安
水土瘴濕最是難堪之一大款仰慮則浚而亦豈鬱

鬱久於此耶以是爲仰慰耳疇睦家君晩景大開情

私之慶幸大僚　筵稟奎及推先　特旨進秩又出

格外尤萬萬感祝爲　孝定殿練祥參　班念前治

發當暑老人之千里遠役一朔再擧自不勝瑕慮耳

會面無由一紙替面一向落落安得飛去如孤鴻以

相從於寂寞之濱也

答趙聖惟 性教

戊申十一月十二日下覆狀迄今警置座右思至則

展意煩則讀殆不能須臾已執事其果記自家書中

所言否耶顧渠蔑似日去歲邁無以副吾友責望期

待之意自分爲君子之棄乃執事屛去俗交計較之
私復惠一書辭旨懇曲此雖一事可見執事者不爲
外誘偏係所累何等敬服疇睦墮落私坑終喚不起
其所以賊害心田豈其淺尠而其若眞知執事毋王
爾音疇必奉尺書以道達情志又何可欲效區區先
後乎及今見之是則疇之翳膜已先一重而執事向
我之誠期欲扶我導我不得不措朋友之間貴相知
心兄之奉虛疇之億逆可爲一歎雖然成己成物天
之性也君子體天以爲性故不獨自愛而必愛人此
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並立俱成之道也

至若民生有欲物我相形則於是乎自私而忌物甚
至於父子兄弟便有物我者有之況於朋友之間乎
況於衆人乎故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
妻子執事其庶幾乎感物濟人必欲人我俱成以來
天下之善耶此愚之日夜所望於執事者無過於是
執事如以此言謂之駕張強把村究鄙夷則亦復如
之何哉兄書自謙失之太過而推人於匪分之坑至
今恧之愍焉如傷凡人成就路頭不徒萌於資稟之
美更莫如朋友相觀而善則以吾執事寬仁之資類
拔之才如得好朋友爲之資益好說話爲之澆灌優

可有爲終得大吉豈在於使得讀書養静之名而無
其實者之倫耶人生於世自不無許大擔負之責如
疇者分甘下愚無可議此而執事以疇廢舉一款有
若期以有志者然辭旨纏纏不覺愧窘執事亦不是
諒我之實情者耶將此實狀不一告達於執事而誰
復與語疇非不欲求科宦者二十年出入場屋竟無
一成窮困自反始覺疇之爲人不合顯揚平生伉㑬
不能循人執事之所知也且手生於科製才力殫於夸
汨百爾思之寧得意外之謗世間萬事都不如退守
田廬以安私分之爲上策故所以辨得此此不過可

哀而不可賀可恕而不可疑也夫士農工賈各有所職爲士之職學而致道見用則進而有爲不見用則退修其業士之仕也猶農夫之畊也故不仕爲無義疇自幼服王考之訓及此不惑之年粗讀古人之書亦豈無全然斟量於中哉只得以不才不德無可致用而言行麤厲動輒愆尤耳噫不才不德之語亦非敢循情遜辭以掠例讓之美圖爲自便之良計也請以人所聞見之實狀得以自列焉竊聞君子剛明疇睦昏愚君子寬弘疇睦偏躁君子靜嘿疇睦煩嘵君子凝遠疇睦浮淺君子之學居敬明善誠意謹獨正

心修身此數者固所以變化氣質之術而疇睦於此數者之學非不承王父之敎非不欲願求君子之學用變小人之質也將以求居敬也則暴慢痼祟而不可治將以求明善也則心地茅塞而不可開將以求誠意也則私慾內肆而不可遏將以求謹獨也則愧負神明而不可欺正心也則任情率性而顚妄不可收修身也則忿形放骸而慵拋不可檢是豈非自知甚明而僉兄之所嘗習熟者乎畢竟自分無成內忝所生外欺朋友柰何柰何吾執事筮仕有年金景受大闡竟諧平生所學而今有施疇雖潛伏田廬亦嘗

耳剽與有光焉受兄許當有同休之禮而彼爲靑雲
客矣兄其爲我謝如何

與趙聖惟

去月因下第歸者始知兄得解而仍以之大闡從此
所負所望者自不淺之爲耳喜慰喜慰近日霖雨乖
和不審大碩人鼎茵康寧奉棠承歡體事衛重疇睦
京信近末承安慈癠連有添節情私焦灼無容云諭
令宗叔華南令公遽捐館舍仰想覩懿之慟自別於
人人者而如疇睦無似弱冠時亦嘗承知遇之眷矣
邇來十有餘年之間更不得一遂登門之願然此心

嚮仰實有不後者存今焉已矣後生將何依仰耶似
聞下廬所編朝野信筆在兄所云竊欲一見借送千
萬

與尹咸昌 獻采

向來涉險何以利稅伏問積雨中涼生靜體崇衛松
利間何處定住自我失也雖得奚榮我無失也失之
何損耶世間自外至者古君子之所不免惟以不怨
天不尤人無入不自得之義自勖而已況此世耶仰
想賦歸之日鼎臼荒落官廚腥飽縱付一夢黃粱來
頭百口之計亦不得不爲之拱悶疇睦待節當暑多

僭情私焦迫耳夙仰雅聞無從一拜幸蒙鄰境來莅遂得賓緣識荆枉旆問札不鄙荐續受眷承誨服之無斁而畢竟世故揶揄未卒懽洽遽爾旋旆又未得追餞於路左而替修亦未之暇伏歎從此南北杳然拜面無由臨紙悵然而已

答金景受益容

昨春從科擾隙中電晤無由得說到中情因成天涯之阻空谷歲晏誰與晤語每於吾兄聖惟兄之邊北望翹注悄坐如癡此意無人解得而兄與惟兄亦何以諒到耶自夫世下俗渝何道理不一套掃盡而友

道最先喪拖至今日而交朋之間專事嘲謔入我之
分只有計度其於切磋規箴之道披照方寸之意曷
嘗著得一分哉此日此風無處不然而洛下似爲甚
眞正義諦切實講論廢而不行於知愛往復之間者
尊兄豈不飽量矣乎每有時竊擬憑便付候於心中
數兄以爲替面道素援奉來諭俾得開導蒙滯庶欲
以補其不得源源之恨而展紙輒止者屢實非欲自
外於數兄而然也但疇伏窮遐謂兄爲裹許入而終
是不敢者此耳然每向自洛來者扣兄動靜徒慰耿
耿乃吾兄遠賜長牋意寄甚厚忻對坼緘百回敬讀

於是知吾兄癹剔俗尚之痼能行古交之道而讀書
窮格之力不在於場屋後聲此可與知者道豈可人
人言耶疇與世相違久矣蟄伏山磵隨分飲啄而傍
無良士友相與責望規箴之益家有許多事都是惹
心奪志之宂門外一步無非荆棘叢中心上萬端終
難料理得整彊輔如吾兄者過從相須於清齋靜暇
之地得與上下其論頤養神氣豈至於似此沒著不
率之境哉良自浩歎

答安都事

賤軀宂故連仍於晚春初夏之間所以漢山遊歷之

意便銷鑠喚不起因便拜晤遂幷失之每對良辰好書輒復仰懷高明直欲奮身自致以奉盛誨而不可得焉則只有悵然瞻望而已向伏承七月初十日九月初二日兩度下札自顧鄙庸何以得此況復辭旨勤至屬意甚重耶感悚之私言不可盡而至此關復亦豈淺慮所及是不過不誠不敏之所致耳前書惓惓實荷相與之厚每念今日風俗渝薄朋友道喪而獨高明於不佞懇眷如此去畦畛輸肝肺以追古人而爲之徒疇雖愚頑無似寧不感屬而顧以俗例相與褊心自處乎如疇既無蘊之之德則豈敢語發之

之業耶然而吾輩相處須勿以落落枉遠難於合同
爲心早晚一對俾爲熟講之道如何兩詩讀之牙頰
生香揭之溪堂心開眼明頓覺昏蔽之豁然也

答鄭伯純

天下事莫如仗義守經彼雖犬羊豈無同是所稟之
性而亦豈不知一定而不可易者君臣之分耶一此
倣去則渠之終不敢肆其無禮於我而頭勢沮挫亦
自然之理也去其皇勅等字而改撰書契納榜而去
者直令人凜然有生氣而印章之依舊材木之願助
此莫非破膽之所致耳老范子胷中甲兵非此之謂

耶爲　國爲民歎仰歎仰

答申承旨 轍求

初春下書奉置几上時時莊讀聊寓顒慕則此何異日夕承誨也向後數朔春事日暢伏不審令體動止連衛萬重區區不任歸田之計其果如戒否清距南二百里如得徒御以時光臨疇睦亦策款段造門拜牀晚暮追隨不亦樂乎潑心望仰疇睦家君懸車南下角巾逍遙於江湖之上而歌詠　聖恩勸課孫曾優閒暇日不知山外事情私之幸如何仰達渠之向來一　命自顧濫分矣且數年之間私家蒙　恩若

是稠疊過福之招實所憂恐耳書末敎意伏悉何故而至於此之極也知舊風習京鄕無間而如鄙家所處不知何以則得免於斯世也痛歎柰何

與李姨叔驪應

卽日春中風雨尙峭伏問政體動止益膺康休姨母氣力平安而允君誰爲留侍否疇睦家嚴以陶院首席駕往已五日矣筋力之可强是甚私幸海山跋歷歷歷如在目前久愈不能忘儘覺人生足跡固無處不到也慶壽宴定在今廿七期賜枉臨以光賓席曾有所仰達而承惟矣其間或不作覲行耶如承望駕

之奇則當自此去人於尊宅計耳

答洪會百瀚聖觀瀾

伏審暮春僉靜養體度一衛康重慰遡不任下忱先靜軒先生賜享今始克舉日吉在邇百世之下聞風而起者何當尊門闔族追遠之誠而已也疇睦家君由還過行舊緬新襄日昨因作還官之旆悲攪經歷遠役頻仍老人榮衛不能不受損處多情私煎迫如何頃違耶簡尾教意仰度盛念此不過以過於相愛深欲引而發之之意而顧疇睦不自分量何敢輒得屬辭此事以大犯不韙之罪也竊惟事契之重屬意

之深亦不敢以不文無似有所牢攜者存謹玆奉受俾自爲致力之圖而兢懼則不能小已耳

答康大能 起元

日前汝聞之還伏承下賜手書辭旨過重慰感之餘還不勝悚愆間已有日天氣困人不審靜養體節一向晏重疇睦家君近候一安甚幸禮勘諸士友來留七八日多少摩校爲增删之役而愈往愈劇儘看儘有誠非虛也終是看過有非孤軍弱卒所可時月了當得極悶今番則期於了勘成完本計端陽後旆臨之敎無作息壤如何如何

答安休老

世多有似此遭罹矣變出日雖沴火中當成服而出旣不得行此禮則祥日奠祭雖隨家力腆薄而爲之然前夕以成服日退行變制之由措辭告之及當成服日如禮行祭變制已有先賢定論耳何可但以哭擗之節蔽陽子深衣之服遽謂之盡情而受衰耶

答姜孝淳 文永

傾仰常憧憧于中料外賢器奉書而至滿紙縷縷自回敬讀不覺愧悚來幷旱熱霖濕仍審對時靜體連衛淸適疇昨承嚴旆抵忠之信而向後劇熱稅閭無

報焦鬱難勝耳奉讀來書且對允友其所以委送俯
教之意果此人可當耶顧此天稟麤戾行年五十動
靜云爲無非敗喪厥德平生不敬褊躁未化素來荒
怠近又懶廢日甚內忝所生外欺朋友依然是小人
之質其敢據竊大人先生之位而據非其據乎允友
之高才美質今世固難得如以朋友相觀而善爲之
處之雖駑頑與之從事焉然人家子弟不患無才氣
每患無志行養之以子諒行之以謹拙庶幾致力然
後學問思辨之工幷進而不宜懈疇徒言耳竊願以
此提命於過庭之時如何如何

答鄭健叔

以兩家之世聲氣甚熟而至今不識面大是欠鼓事未識面前惟以識面爲願昨秋坡上邂逅識面何等慰幸而旣識面後又以凌遽未展討爲恨未一朔東京逆旅永陽路次三宵萬一之攄豈是始慮所到哉其事之尤奇尤幸實有數存而及其路中分張之悵以座下心推量則鄙人之心庶或相照者在耳十月念後因坡便得拜手札滿幅辭敎諄複鄭重警感之極仍竊念鄙人之於吾執事前之所聞向也所見固已諳吾執事之洞悉末學之弊而又已深於所學矣

及此擎讀益可見所存所講之實也其爲孤陋之幸豈尋常披玩者比耶緬仰風儀爲之斂衽增敬再三反復不能釋手惟其一紙仰復經歲蹉過以至春事強半則繼緣三朔親患無暇外事亦何以不誠不敏若此之甚卽此看之餘事可知矣以執事虛懷雅量而勿之較計必得諒我之道然而有時神同靜而息惟其爲悚感如何可言耶日長林泉漸煦猶峭伏惟靜居觀玩益臻冲休晴睦嚴候粗安慈癠少差情私甚幸其餘究私何足備聞來書江湖虛舟之論尤有以奉窺進學之意近來朋友於眞正門路大都遂靡

而其著實用工務得其成已成物之至善處者不於
高明期待而于誰之爲歟幸努力焉疇睦志氣積懶
神識凋落今無復可言矣雖是見得此學不外於日
用言行事物之間誠心欲爲善者實鮮有不以爲善
爲心則雖或立名立事而大本已非矣此誠意之所
以爲人鬼關也平日非不講此年來益覺其難恐不
能透得此關而死也絕無朋友提撕者故尤不免偷
薄願座下時惠警責得以喚醒孤陋之幸容有旣耶

答鄭健叔

每於看書遇事到疑晦處朋友山水到論暢處輒復

仰懷高明竊欲奮身自致以奉盛誨之萬一而旣不
可得只有悵然瞻望而已此際令三從氏聖鱗兄委
枉拜承辱緘疾圻屢讀又非尋常寒暄語也名論禮
說根據紙面殆同合席亹亹令人心開眼明信乎其
爲惠大矣仍伏審靜居觀玩崇深不任拱慰春遊壯
觀遙想大槩領略於胷次之間矣亦豈無憂樂之交
互先後處耶先人薄田自可耕種切已世業自可料
理陶陶此樂非可外求則執事事固自如耳豈如疇
睦上奉大爵名屬仕籍縱欲爲晦遁深藏計有不可
得耶疇睦老親懸車歸田已過四朔神精氣力別無

大家所損而日事歌詠 聖恩不知門外有事情私
甚幸以疇之無肖無狀只憑父祖之緒蔭一 命已
萬萬悚蹙況復進於此而有此新 除玆曷故焉由
來世臣之義適曰 鴻私之恩家貧親老之仕不仕
無義之訓豈不灼然明甚而亦豈不承聞而講明也
顧分外之識過福之招理勢之所必至也寧受意外
不倫之目不敢爲住足闉闕一步地耳湖隧事邪意
此日當此無前之變故耶番舶之云去云來竊聽京
鄉說者之論擧不足有爲尊兄試思之此日爻象正
似老人元氣衰敗而客邪乘之況源流兆朕已在百

年前乎前後誅殺大行方今剿殄無遺而猶復熾肆
畢竟招舶犯境至於此極則不知來頭復有何事天
意人事未可知嶺疏事言之長也自初至終無論彼
此機事議論曲折多端大抵皆從一私字做將來百
許年來世守家傳莫嚴莫重之義理其將爲外御之衣
被底物事耶尊從阮府尊丈處義到今復裕如矣善
同樞公文字盛作典則謹嚴深得作者家好體段設
使愚有作何能外此而爲之說而又何能若是之善
好耶然此亦悶其家之零替無對歎其先之懿蹟寖
泯以依兄本略修以畀之意秋以爲約矣如成出一

本當奉塵清覽幸刪潤之終歸於無未盡至善之地谿谷景物翳然矣不見人來獨坐虛堂不知身有職名是可一幸時有人來隨分講說此味亦足忘世是可二幸耳禮書纂輯事鉅而孤軍綿力重之以煩擾其何以速得斷了耶方與同志議此事耳愚潭四七編春初付送於李舜若便想不浮沉矣

答李可人 秀行

幾十年阻濶既不可以一紙道懷有時耿仰匪意先施下狀溢幅諄誨宛若一拜惶感佩服曷以云諭仍審臘寒靜養體節萬重日晏山囿料理舊盧必有不

知不慍之樂所恨居左而誠薄末由操船而去吝也疇本來志不帥氣近日慵拋忒甚自顧識量見解又不眞實畢竟不免自欺欺人之歸尋常愧懼卽承來誨愈增悚惕乞時因風遞毋忘提撕耳示喩江左風流漸次衰落係是氣數云者尤於近日事見之矣先人弊廬其不至大煞傾圮則知足安過何必改作又何庸高大門閭以企及乎富貴者樓臺簾幕之觀耶

答李令正 俊英

向於禮書之外伏蒙別紙下問辭旨曼出矜念備至反有踰於親戚切至之間則不肖罪戾之所以承此

於下執事者以我家君之契而尤可見其相與之厚私心哀感何以仰達孱伏遐鄉京國殊邈雖未之前有承顔拜誨之便竊因家庭所聞而潛致其景慕之私則不後於人矣先哲往矣此日儒教扶持之責惟在長老宿德伏乞萬加頤養以幸後人疇睦罪逆不死虔卒已畢信乎其頑忍甚矣末由趨拜惟後書疏可以爲少紓下懷耳

答孫公善 石宗

即承下狀仰審日來陰雨本所之旆利税靜候一衛區區慰濛不任疇省事如昨情私之幸耳允君越嶮

涉冷連日往來極爲難强而戚託之下不敢終孤其終有實效耶家雖煩擾暫時留宿何有太未安節拍而如是過敎耶上言草此往彼來間當相對一讀而以竢進退之命以此諒之如何

答李大應 奎正

積此阻闊各㵾懷切料外賢器奉書委訪數回披讀慼悚交并仍伏審至寒萱幃康寧省棣湛和區區獻慰疇家嚴去念間作鄉內祠會行尚未返稅羣居撼勞必致所損情私煎悶惟幸慈節姑保耳令允此來之意此果此人一分可當之事耶親知之過於相愛

者實出於引而進之正所以警發深省其至意雖不勝其萬萬惶感而自顧蒙蔑甚矣由古而今有如渠者果有可以當是禮而任是責者耶令允一宵相攄已知其爲後進翹材苟使之過從相須於大方之門其進固何可量也而今欲友之於不如已何也鄕間相去不遠本來世契不凡若因是而與之來往接續亦自一事耳

與李聖奎 能宅

年前兄札至今稽謝不但闕卻合修事爲欠恭而已慚歎柰何默因便一面之道不無深有望於尊兄而

昨歲西旆繞過溪川則枉鄙人當見夏門之譴實無以爲辭以長者忠厚之量何不希古人千里命駕之風耶良可悵然比日不審靜候連衛疇比年來未老之衰殊甚至如頭童齒豁視昏花漏器盛水等視若茶飯者無不親當繼此而往將用何等語耶固知高明本源充實才資優餘儻益勉實工夫使異日樹立有所卓然於名下則如鄙人者亦與有幸矣如何如何季蓮行臨發把筆萬不一盡維希心亮

答李英之 耆輔

積阻懷仰轉承崇札備審觀玩超勝且得別紙示及

若是鄭重區區豈勝慰悚奉兄手書細入思量與感處多兩家旣同鄉并地距半日而知非之年僅數書面終未能得遂源源之願惟是心期之地嚮往之忱歷時飢渴何料高賢之不我遐棄至此之深乎三復辭敎已可見其勤學好禮細想風義爲之增敬但其所以稱道鄙人全浮其實大非疇之安於心而不謂英之之猶未相知耳書末之諭別紙之申顧淺陋迷昧非所敢論然第念有問含默甚似自外謹玆錢復以備裁察

客冬哭宗兄於臥城寓第襄禮屬耳憂世孤子之

家冠子先亾一箇之孀依託無所四代之龕主祀
無人雖以族內論之待其昭穆之生未知幾歲月
在前而奉藏屢世之主於一間斗屋之中多有難
便節次則無寧權出變禮不得已而欲爲祧埋基
所墓所各在遠地未知如何而又可也敢此冒羞
仰質諒採變禮就宜詳示
親盡當祧之位固不待下說而來諭尊宗宅高曾以
下權出變禮將盡祧埋云者果指其當祧以外當祭
之四代耶孀婦雖在婦人不繼世情理則有所不忍
然既目下宗祀無屬託處永無來頭嗣續之望則此

實不得已而不可已之事惟在尊門處置之得宜而已若待幾年後昭穆之生而爲繼序之道此甚難處處况尊門此鄕之大閥也此家尊門之大宗也祧其不當祧埋其不當埋雖出於處變慮後之極審愼禮意實無異同處地本自分別其與人家支家之無所重者不亦大有間乎天下之事守正則寡過從權則易差迂滯之見不過如此耳

答金聖國秀魯

允友之來俯賜慰問辭旨懇至奉讀悲泣無以爲諭仍審急景靜中體事有欠天和雖是老人之當寒例

証貢慮則潑然兩孫日弄於前允友穩侍而讀書世間滋况此是最上頭田地豈與外至榮辱所可同日道耶伏慰伏慰令季氏兄回祿聞甚驚歎此亦一番之數免之不得處豈無塞翁之理耶晴老親理遣大無疚苦之損情私甚幸而歲暮之懷有不可形諭悲慟柰何落傷之祟令過四朔尚爾委痛轉動未易憂悶憂悶允友一病回程觸冒風寒爲慮爲慮

答李南安 以白

頃於石田大祭之日幸奉三十年積濶之面而稠擾悤遽無以款承淸晤至今不能忘于中料表鹿峯隷

人來伏承下狀擎讀以還仰感不鄙之義深愧鄭重之意仍審急景窮沍僑居節宣連衛冰溪雪巘萬徑俱絶而外人不來長夜孤燭正好隨分觀玩令人緬想怳若晤對几案疇睦庭信續承私幸而此時離違尤無以定懷柰何但今冬諸君相守者甚多乃於山囱歲晏置陳編宿火共了一朔即未論其所得之淺深而此爲此間之所樂耳鹿塾訓長之謬及誠深悚愧何其私分之未蒙僉賢諒察至於此耶然此塾遠有淵源非如近世鄉院黨塾之比春夏之交如有一講之會謹當踴躍參末粗償夙願也下示三律不徒

音韻佳邕彌覺實理畢全誦味欽歎其何可已獨恨詩思太澀適又坐齋不得劣和以呈悚甚悵甚

答洪聖中運植問目

忌祭時不可以衰服主祭則以備親行之耶使子姪代之耶

問忌者喪之餘不得參行於情理何如朱子答或問以孫行之得然則以子弟代行耶葛庵曰先賢所論如此代行合禮意耳今以爲準使令胤代行恐不得不然（葛庵曰若親忌則在廬次伏哭盡哀此則在哀參量處之耳）

主婦病不助祭則主婦娣婦代之何如

主婦病而其婦代行不見於禮書恐不可諭命耳

繼曾祖妣神位今將合櫝若因節日行之則無告由耶有告由措語錄示伏望

合櫝似當因節日行之而告由措語玆錄上耳

今以顯曾祖妣恭人眞城李氏追行並配敢告

答李儀可 在羽

一面已數十年各在衰境盍簪之益杳不可得涯角復絶人事懶廢區區簡牘之禮亦未能振作時因令甥金君輒奉詢起居遙慰瞻頌不料今者於逆旅之中特下手問所以眷顧之意已不啻鄭重而相與之

義溢於辭表伏讀三復豈勝感悚之至伏惟向來杖
屨穩旋素厭幽貞疇於執事雖不得穩承勸厚之意
飽聽灑落之論然審悉執事者長於虛心遜志不似
世間窄迫規模而邇來閉戶靜居味書日潑文禮夾
持體段已成此世榮辱都不到林扃之下亟欲以身
從之而不可得也疇浮躁實病表裏交疾進步之望
已矣無論始初之不無意思者漸覺日有退損空然
坐誤四方親知畢竟顚沛自知甚明撫躳慚悚直是
柰何不得處何執事不爲之痛下鍼砭而乃反推許
之若是其太不相當也吾執事本不爲虛辭相悅而

此不過以執事之實心過於相愛急於引發而不自覺其言之過重者然耳感高明委敎之至意仰槩情實冀執事之庶有以諒之

答李大而 鍾泰

奉書審省棣履良衛重區區慰仰貴府祠院之論出於貴鄕知舊家目下之憂來頭之慮將無所不至矣凡爲吾人者度時量力進不能抗退不能斥則此時處義只合閉戶况於大義理關頭大機穽所在何能有追伸之道而抛卻時措之義乎疏首丈苦必實所欽服而疏下之崢嶸坐論之拂鬱抑何故也義理公

道也樹立美名也當其時處其位則秉至正之義進
必死之言坦視嶺海繼之以死然後始乃謂之義理
也樹立也不然則値可言之會見必伸之道而從容
敷陳不迫不隨遠爭先之嫌無依附之迹抑其次也
試看今日吾嶺前後之疏果皆合於義理耶仰屋之
餘言不知裁

答金子惟

人家闡先文字是果何等重大事當趁時草上以聽
進退之命畢竟屢勤伻書而關於酬報至於此甚其
餘尚可言乎人事之不振可知也慚負盛義罪悚恆

切及此歲窮又蒙專价俯問悚悳之中仰審侍餘觀玩彌深疇老親近以痰滯風眩多日靡寧情私煎迫弁文爲畱來隷謹此草定以上此豈合於繡棗傳後之文也一覽屛之是所望仰也吾輩已衰暮矣已往已矣其又虛送前面不多之歲月耶老兄自是篤實用工者竊想日有所事而疇去益漫浪終竟不知湊泊之所安得無窮廬之歎也當此冰溪雪巘萬徑俱絕之際安得與老兄置講榻畱火陳編以共了一冬也奇溪韻敎意鄭重日後和呈是計

答張公武

秋盡潦不已不審台體連重僉胤侍事何如區區泝
仰疇壺信續承安聞情私甚幸而 移御後氣駕似
當歸田預切候門之喜耳自餘究碌何足控開耶令
抱其資地儘好而又不圖其文詞之如許夙就也深
心奇愛來留不爲不久而日與論及古事大慰擾惱
及其送別不勝傾悵

答金輝老 柄斗

向旣船委今復伻存苟非至意曷其有是僕僕感悚
罔知所以爲謝也憑審比來體屨連勝學業日懋否
區區泝慰竊想尊座以若好資才加以篤實之工又

無佗歧之爲之妨奪風流儒雅不墜古家規範使一方游談之士依以揚聲節孝濯纓之世復得斯人云爾則是奚但尊座紹述之美而已其在平日親知如疇者無亦與有光焉矣乎幸卒勉圖之疇洛信問阻焦蕘殊極而惟幸慈側依遣耳溪屋新成方與數三學子相羊自適於楓陰松籟中歸及夕陽在山儘有無限好意思而不禁流悵於祇是近黃昏而亦恨尊座之不與同此景也一者之來潑心企望耳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答採薇亭士友

冶隱先生續集附錄採入諸賢論說之語及先生分上則竊伏見康舟川以太學生上靜庵先生伸理疏歷敘吾東方道學淵源之自出而以冶爺當圃老下江湖上此語節略取載否幸敎示

附錄所載佔畢先生繼開淵源錄及朴喚醒堂集抄語皆是耳此一款散出於諸賢傳記者雖些〻必取雖十數計當不厭重複以明吾東方正學一脈寔由先

生而繼開之公論所在況請伸靜爺而登諸奏 御者此果何等莫重大案斷耶如刊本已寫更爲書入如何

答洪箕範

先先生碑役得成於數百年未遑之餘其爲大有光於吾黨者豈獨子孫追遠之誠而已耶霞翁大銘上之穹石自足以發揮到底震輝百代固何待於今人續筆也然第遷窆一款所以陰刻小記之不得不已爾若論其財擇揄揚之任當世達尊豈或無商量稱停允塞輿望者哉至於疇睦本來人品無足比數凡

係尋常文字猶不能自立知雅之所知也今此追記
之文此何等愼重特以先生向吾先祖至誠觀於甲
午和議之辨屛山奉安之文修祖狀行之文槩可知
耳疇之所以出手妄發固非專意於附名石末之爲
至榮且幸實苦心所寓故耳原序子孫錄只及孫房
而孫房亦書半未書半則卽今係未書半處追錄插
入萬恩未穩鄙家先碣碣役時受文而刻之故本無
補入可據之實入或以此有已行例爲言者然先賢
碑碣事蹟補遺後見追系或以記或以識續附則有
之原本中插入條例固未之目則終是此事信不到

不須更論謹就部作陰記中子孫錄闕文處更加修
潤而以原本未書半條起頭繼錄內外孫房俾爲照
應結末之圖耳如及曾玄連書敬錄不但經入浩劇
不免石小之患故此末果焉未知盛量何如宗嗣所
關與他有異科目特著亦自有例儻無致礙於貴門
僉老成之見也耶至於士林分上不可無初頭發論
終始賢勞實事表出云者來教得之今如教俱書自
謂無有憾於措辭稱實然人我不同知見各殊安保
其終無欠闕也前後士林既非一人二人獨辦濟事
則提其最勤幹者數員於義或不爲無名於事猶未

爲至當且同事諸公果無橫議否乎古昔碑板之幹事者無論門生與凡他士林固有尙其義書其名處然是皆一二人或出宰或主事而專出貲者有之始終幹者有之則所以書之今也二十年遞任賢勞之員將不勝其僂指而一例錄其文自不謹嚴顧其事亦不謹嚴耶

答金邇叔 道柱

積歲違誨誠意欠闕迺者蒙尊慈命送令胤下賜手書滿紙開誨區區感悚仍伏審臘寒始嚴燕養體度連享萬安書末敎意極非蒙學小人所以得者每念

斯文廢墜正論消亡之日妙齡英才如令胤諸人倡爲維持之道實所平昔寤寐之望如疇睦者年已半百荒忽顚沛日甚一日其爲君子棄小人歸自分必矣所賴如下執事念我先人冀欲引而進之感激何如

答趙子翊 震夏

阻拜懷仰匪意令抱奉書委顧慰何可量仍伏審比來伏暑山居靜候連獲萬康不任拱溯疇睦朞降已盡又遭朞降悲慟情私去益難制而最是失半之痛無以自全柰何柰何惟以老親理遣大無疚苦之損

私幸萬萬耳番舶出沒京師戒嚴家國之憂寢食靡
甘每念因樹爲屋如執事事不覺歎仰耳令抱來留
六七日而日與季豚對書討論甚見其識知精到尤
爲之奇愛耳

答李汝擴 晩畯

疇睦無所比數委閉窮巷過從絶稀雖忝在切戚事
契之舊同儕朋輩之列而滚到不動心之年尚未奉
知吾尊座者一日之雅則其無分於親仁從可知耳
近因士友相傳聞知尊座超然遠覽早自立脚讀書
爲窮格之工私心欽歎以爲此家宜有此人也一心

自不能不憧憧往來迺蒙尊座遠惠長牋意寄隆重驚喜奉展十回究觀其立言制義之間已恰到八九分田地雖老宿固應吐舌縮手况如疇睦敢有所云云者哉抑有一說可以反覆者來示中其所以傾倒輸瀉有非淺陋所敢承當尊座方欲識賢而爲所有之地徒使此人汗流浹骨窘無所容何哉如疇十年橫奔於有司之庭而迄無所成非謂其見不可而止卽其分不足而退自佗人觀之則可謂閒歇人空其有靜居專意之業而資質麤疏師友不親心志不固力量不周猖狂頹懶乃其一生固帶深根所望善類

諸君子峻攻其失力補不逮爲之先路則雖此無似豈不惕然大懼思所以矯揉變化耶其果如是疇睦之幸惟尊座圖之恭審潦熱省餘棣牀學候日臻冲裕疇衙信昨承私幸王考文稿已經剞劂而姑未始印狀行一通亦已草出入平衙當奉來從便書告諒之如何

答李景禹

離索窮蟄中每念四方同志如執事者竊欲一奉淸晤以發蒙吝而山川僻阻旣不可得則看書到古人千里命駕之義未嘗不南望而長懷也向於意襮獲

奉長者車轍一之已幸遂至再於坡旅只恨行李有
迫不克駐宿一宵㝡飽高論見今秋風颯然頓向陡
切朴君大受此來袖致盛牘入手盈眼無非所以刮
去昏眸開盪滯胷夫何故人之賜勤厚至此莊誦感
歎言不足以諭此心耳仍伏審素履幽貞杖屨無恙
閉門靜居味書日深林扃之下都不知此世榮辱豈
切歎慕遂欲以身從之而不可得也疇睦氣質浮輕
才思鈍滯用工不篤本根不立目前爲學全不切已
看書則不能思索到底只歸遊泛行已則欲加省念
體察僻意生而於實地上無絲毫得力處深恐末梢

頓身無所每於長友如執事者顧摮痛下鍼箴而猶
恐誠意之淺不得承受攻砭也今反承送子姪從師
友之敎顧此無似其可以負此千萬不敢當之重耶
雖此人物渺然之日呂正字之皐比亦未嘗全乏之幸
佗圖之疇只得聽於下風以自附於過從不賛之列
淺有所望秋凄一枉方此掃榻匆使之孤望如何

答洪明彥 範九

阻思黯然卽因彝叙袖致下存感浣無量況審晴佳
靜候晏重疇睦憂究滾汩式日斯生此皆彝君之目
見也齋記既不敢辭則置諸之下大不宜遽就而其

於實無少暇柰何方擬從近構呈而終是陋劣之作不合於發揮之任是歎是歎當此紅謝綠漲之時與尊兄諸公一者游泳於南溪凝川之間實是夙昔之願而何物宂懶每爲魔障徒切悵歎

答高元如 大亨

阻事年滚彼此容鬓幾改不得想得時有慕徒之懷憧憧往來匪意賢器奉書而至忻對敬讀不覺感悚交中伏審比日霜令省候衛重邇來朋儕從遊相觀此義絶矣如老兄閒居討撥必多有可以及於人者雖不能操船而去各尋常私恨則亦未嘗不爲之切切

然也曠睽牙信近阻慈節多徑情私焦悶已難容諭
渠以感冒挾風跨旬失音戰體尚未痊可自憐奈何
令胤一見可知賢父兄教子之有方何等敬服而且
其資地與才思甚爲秀朗優可有爲使之遊學於大
方門庭豈不成就有可觀乎但其欲借視聽於聾瞽
者殆近千慮之失此不過過於相愛庶或引而進之
俾自納於規度之中然自顧昧劣何敢以當是禮哉
古人冠而後見鄉先進父執禮也若以是相從渠亦
終不敢自外而見疏於同人耳同鄉相去未滿百里
時得接續則此亦幸也編禮一書向也力偷少暇與

多少同志上寺穩做十日之役又以祥朞之在卽稍
稍撥歸而僅得數三卷冊子可謂萬里程門外啓軔
然春後擬作一會計其無魔障耶亂君與之同處一
朔有餘非不穩矣竟不免實來而虛去是所媿忸靡
安但其資性可愛才調有爲滚心奇幸實不以外面
言

答韓希命 泰廷

弱年分張居然而衰矣盍簪之益杳不可得跧伏遐
隅人事自廢一候之便非曰無之區區簡牘之禮亦
未振作時因鐇靑父子輒奉詢起居以慰瞻泝之誠

而已不料今者特賜問札所以眷顧之意已不啻鄭
重而相與之誼不恥之義溢於言辭之表伏讀三復
豈勝感悚之至仍審比來清和經體崇衛殊切仰慰
疇睦兩候依度情私甚幸自餘經歷無足仰浼崇聞
蓋當此季世極亂之時士趨之大壞世變之無餘何
處不然而至如嶺南畢竟以一利字一敗塗地始於
同室詆害中於權門出入極於戚里祠院終於民亂
醞櫱而今爻象無復可言畿湖自是　國家根本之
地吾黨依仰之所一自星翁順老輟響之後亦豈無
豪傑繼作而大槩則高才者入於外敎浮沈者溺於

名利不識世間更有第一件儒者事久矣其間或不
無舉動得空語言遵軌讀書自守之士則咸羣聚指
笑巧加嘲侮反使之不得齒於平人之列此其故何
哉雖其羣聚巧加者固鄙倍輕薄無足與言而原本
其心曷嘗以眞正大學問謂之不韙視同魔術甘自
陷於宋末請禁僞學者流耶此必其爲學之人不能
自立於己而不足取重於人故耳人之所患正在此
等處顧瞻畏避故所以自沮而沮之者易於爲說此
世道之終於柰何不得而有志者亦終於苟且取容
況其初學志尚聞見不到處耶吾執事乃因辟文清

讀書錄而略有所窺云苟非資質之美見聞之卓出人一等詎能片言妙契一朝超悟脫然如大寐之得醒也其信道篤而立志確於斯見矣四書旨領經解註釋卽義理淵藪先賢講論毫縷無遺而大頭臚細節拍疑晦尚多開說未盡學者沒身從事猶患不分曉今皆次第條理洞然作究竟計其用工之勤而所得之深令人豈勝敬服耶然而猶不敢自信講問及此尤見虛心遜志進學不息之工也疇睦本以天分鈍根加之氣質麤率幸賴祖師遺訓庶不至大戾之科還顧五十餘年志業無一事可以藉手於朋友知

已之間則爲學之名初未始有焉特以不閒於科製
受困於場屋素性亢倔不能循俗因遂廢舉行且二
十年矣於是乎指目誤及於身愛憎交沓於名逃遁
不得控辭無處年馳歲去有同安而受之則世間所
謂悚惶慚恧孰有大於此者耶固當於閒中靜界恐
懼修省實用功力以副知愛之望而鹵莽如初荒廢
轉甚自分爲內忝外欺之一柳疇睦矣撫翫光陰常
自悼歎乃蒙高明不鄙疑若可與講論者然而辱開
以誨誘之端所以喚惺昏惰者爲賜如何因得以聞
所未聞得所未得私心感幸已無可言所貴乎朋友

之講磨而成己而成物者非執事事耶感高明委示
之義終不敢自隱玆略仰暴情實冀執事之諒之也

別紙

爲人後者本生慰式通行俗禮只書本生二字外
少無別於本生兄弟者潑究天理人事凌非降朞
服制本意似過重而看字無多於古無證近古也
星湖先生有此說而亦無逐條明示以愚臆料封
皮則改疏上爲狀上本生大孝至孝哀前爲降朞
服座前幅面則改本生先府君先夫人爲尊伯叔
父伯叔母自餘色養孝心罔極荼毒凡係過重字

牽皆少輕之似免二本之嫌不審如何爲得禮之正耶

此有中朝我東諸先儒論說甚多或云自處也及人之待之也只當以朞服人爲正或云稱本生考妣已成國俗從衆亦穩兩說俱有所據而服既降而爲不杖朞則書疏之有異於斬衰孤哀之人者豈不灼然明甚耶然終是未安則未安也生時稱生父母則歿後稱生考妣恐無不可書疏文字通用亦何害耶

答金文相 秀穆

客臘惠狀迨此閣覆一慰一悚新春胤友奉先狀委

顧忻對中扣審比間靜體壽達護萬休不任拱賀晴睦奉老迓新喜懼交摯而近節免添私幸耳祠院事大同也而如水益潑柰何忠祠遺墟立碑勒銘果盛筭也然而銘文之屬於不佞末之潑息耳特以先契之異於凡途此奉受而惟以不稱是懼耳

答李君弼

臘尾枉晤草草勢然感悵尚耕去晦因遞承新年手翰四字箴書十八韻語歷敘條暢有能警動得疏慵眞振德之賜也方上之几案日夕諷詠匪意胤戚行過與之止留燈款𧨷話不減乃翁對討也向後花事

向闕伏問辰下僑體震艮連衛疇睦兩候平安情私甚幸俗離一壯觀卽悟計所在而此亦爲懶習所破一年二年對人作虛說話而已今年此計果欲勇圖而大地乖沴一網彌亙此行又不如意竊願尊旆從近左顧如何令胤妙年美質觀其動靜已似立志又從以篤學當無遠不到令人愛護祝望寧有已耶異日門戶之責在此幸益勉焉

答洪士安定國 儀彦鳳國

新正伏承委人下狀仰審餘晴僉候節宣均休不任慰祝疇睦老親自多疚損於新舊歲之交情私焦泣

而渠亦鴆慽以來了無寄世之況悲歎柰何淺陋見
撤遺墟蕪沒過者莫不傷心今因僉執事仰慕師門
芬芯之所追念先人尊衛之誠建立數楹以寓瞻依
何等感幸何等敬服耶記述文字係是不可已者何
不求之於當世立言傳信之家而今迺謬屬之無似
如疇瞪者哉以其事關先祖不敢終辭則謹當趁時
草上以俟進退之命而目下擾惱不遑於文字上姑
俟來月專伻仰復下諒如何

答李德厚 相善

疇睦於哀執事尚未修弔唁之禮悵如負何何心及

阻悵耶胤友奉疏而來不唯不之斥外又有此中敎
惶媿之餘繼之以悶縮况滿紙辭意實出於見念之
至意三復以還豈勝感戢伏審春仲侍餘氣力支衛
區區贍慰吾輩盛壯時豈非昨日耶伊時意氣自謂
如何而到今觀之頭童而齒落眼非以老人鏡已淸
晝不能辨細字耳鳴而黨喘急意氣竭形神已離無復
有生人之事矣與之日夕相隨能幾多時況一敘則
不過一兩日一別則動經五六年耶先王會丈碣文
謹當趁時從事而以渠之無事間打乖蓋其片暇則
難得矣展紙輒止者屢見今修置案上者僅草成頭

辭與世系耳來月間貴邊之行或遂其果成[illegible][illegible]
耶然而闡發先輩長德懿行潛德雖是後生所可盡
心力而爲之者終是渠言不能爲必益而適以爲大
累瀆恐瀆恐胤友委送之意尤悚尤悚由席敎果
是何等地頭而何許人當之也至於渠志事[illegible]是蔑
如而頷今意息闌珊廢弛爲已爲人都無實工夫放
倒顚沛將無以保其餘日誠自澳惕之不暇遑復爲
誤人之歸耶胤友前者非不知其誠實骨敏而不料
其志尚才識之馴美可愛乃如是也使之出入於有
道之門長侍敎席讀盡許多聖賢書究盡許多事物

理眞地成就豈可量耶縱有才志之可爲者若其氣
局不確實畢竟成就不足此人凡節可以優爲耳深
賀

答李德厚

春來往復傾仰益切胤友奉書委訪喜慰如何且仰
審近日風峭無異冬令靜節崇護疇睦壼信間安情
私甚幸而惟以迫於 敦教不卽釋負爲憂悶耳感
教云云誠爲至當敢不銘感然禮之疑變初無古人
據依之文已行之例而私自義起無所難愼者尙云
得罪於禮敎況此何等地事而其可無證而擅行乎

嶠睦之前後援據差殊辨別只不過自明其不自我創而庶欲得免於禮敎之罪而已此世人言如制人者何敢識知乎

答鄭孝範 昌九

曠阻翹仰承季倅屛間仰審比辰省定觀玩淸勝先先生稿本幾至整頓斯文之幸容有旣耶猶商量到底鄭重未已則其期致乎無有未盡至善之憾此可推耳善乎奉先慮後之至也今此汞鉛之託亦及於無似如鄙人迺强矮人行走者也其可以當之耶悚慄悚慄然而仰念先契顧躡君彥欲爲發蒙去客之

計固懇懇也九日嚴旆西啓後得少間不圖一拜終是莫難者此事耳鄙家先稿登編已十許年尚不得布行者為其事後之悔多故耳

答洪仁叟 宅華

鄭鄉契家恆切瞻慕賢胤奉書而至伏審春煦比乖靜養體度萬康既悚且感疇睦省事如何情私甚幸胤友此來萬萬悚眹顧此世呂正字自有其人而迺今屬之於甘自淪棄百無肖似者何也至如疇睦內忝所生之不足而又為此外欺朋友之歸耶實心凜惕罔知攸圖也賢父兄教子弟之道固無所不用其

極而在渠所處萬不敢承當幸俛圖之如何是所拱而竢耳

與洪晦卿 宅疇

坐枉悲遑亦常懷熲伏惟比日秋凉靜居學履連衛疇睦不友袑禍家弟遽爾隕折於八耋老親之前慟冤摧裂無以自全柰何柰何方以來旬送之土中而柩上之題掩坎之誌不得不以當世之名筆以賁千古之宅玆敢奉請於尊座伏望哀其情而曲垂大惠則幽明隕結當復如何各汨葬務不能躬進謹此仰人尤不覺主臣

答高宅之 宅龍

近日信息甚大而一者拜晤若是其難得甚歎人世圓好處極不如意耳書役此歲了勘本非可言而各處諸益徒喫無限辛苦爲其主溉心靡安容有旣乎但其寫得亦不些少甚可幸也至於賢胤修纂檢討專委貧發則終始之力不得不拱手而仰成耳歲後更擬齊會幸賜回諒趁時命送千萬

答高宅之

夏秋時候太乖劇只切瞻鄉一枕令胤奉書而來忻審比辰靜養節宣違衛崇重春間遭刖往矣何足道

也第懷抱不遇之歎古昔賢達之所不能不有者也然而試看此日亦何足爲恨耶仰想隨遇而安几案汞鉛行其所無事而已恨不能昕夕於左右耳先先生文集伏以讀之益考其德學風猷之盛於百世之下一以寓山仰之忱一以作傳世之寶何幸如之

答鄭子明 翼永 別紙

朱子大全有 國恤祔廟後貴賤分等許昏之言 國朝五禮儀有卒哭後許昏之儀而無新行行不行之文 國恤時新行先儒議論亦不槩見則未知新行是昏禮親迎一事旣言昏禮則親迎在於其中固

不必別立議論故耶抑未知親迎大禮也而旣拘於
勢不必行則追復新行便似私行故先儒議論以此
而不及耶然以朱全中差別貴賤節目觀之居官立
朝者固與士庶大異且新行之禮在於見舅姑不在
於儀物多寡若廢此禮而行之則恐無不可耳

答鄭蒼七東箕

前月一書承拜已久而稽謝至今媿恨何極伏審初
冬堂闈鼎茵連享康旺區區仰慰向來春鶯解縻歸
田眞所謂江漢秋風滿袖寒令人豈勝歎仰耶階庭
蘭玉聞多才秀可期成就者家塾培養想無所不至

種德之餘固當如此耳

答朴聞遠 周鍾

匪意尹友袖致荐存辭敎鄭重感誦別洞先生論狀疏處來敎至當感本狀行極稱詳讀來甚感甚感惟其闢佛貢法築城等三疏果是無之有所闕謹此節略插入以聽裁勘至於趙文貞公淵源事此友傳敎意甚悉然有所不敢諭命者故依原本仍之以上如有大端違誤不靳㬪示如何先生之於文貞其師學師承之實旣見出於東儒師友錄且文貞本末旣未論其得失如何而其爲圃翁之門人而蓋從事性理

之學者也亦嘗爲本鄉之先生無疑也以尹先生之
奮起寒微始初路頭安得不於鄉先生之文貞而爲
之依歸耶既知其淵源之有所來處而諉之以疵累
任自刪去其無有未安處乎以其入仕　本朝爲言
則冶隱淵源直繫於陽村之下以其言行悔尤爲言
則馬融差失不害爲康成之師設使文貞誠有是也
於先生乎何有退陶景仰高山之詩足以驗文貞之
爲世名儒也審矣後學於先輩當於有過中求無過
然後可以持謹畏之戒而見用心之公矣未知以爲
如何

與孫穉錫 永老

向來謄例一紙旣未可謂盡人事而邑邸遞拜 僕
御惶恧之極靡暇以息忽爲悵耳卽奉胤友兼承手
疏滿紙衷情令衰懦者立也何等感激因審初冬孝
候支護區區泝慰交并疇睦京信縱承安而國事如
此此時廟堂豈曰平安耶十二日會席哀執事盛稱
儼臨必當有長策善劃與之上下於鄉論而措處之
得宜矣然第一名兵募糧爲一大主關而以若人心
以若財竭一則官軍充額一則名募敦束一則義兵
糾合一時三軍其何以幷行而不相悖耶示意伏切

歎尙以哀執事所處固當如是而臨難自效如其不
難古人何以曰難事乎

答孫穉錫

月前承下疏沒便闕復悵切罪悚即因胤友來訪細
叩審冬煥如春哀中體節連衛萬支區區悲泝且慰
吾輩義任事鄉人造訕構虛誣陷旣無所不至而江
左中道之異於己者乘時攻斥把作遊談之一大機
穽甚矣其險也吾何嘗爲前人所不爲之事乎只當
一付之而已至於箕山之通議論規劃極是停當日
後縱或有不虞之憂自鄉善處亦自有一副好道理

惟是之恃耳夾紙所示或有眞的入聞者否如無眞的入聞而遽爾動心還不如靜而竢之如何如其不幸而或入於書啓中向後措處當有以詳細仰達於

家君耳

與李進士 彥儒

此距珍恩之間四百里以戚契世故也獲奉左顧始承淸範寔出意望之切大慰區區願言之私而但其歸轄甚急一宵纔款遽爾送別此心悵惘殆今靡已重以遠惠下札屬意鄭重又何不忘若是其至而豈淺陋所敢承當耶信後屢朔沒便稽謝槁熱轉劇瞻

誦叓勤伏問御者尚滯京邸起居連重庭信續承安聞否紫海鬧端因屬鎭帖　誕日議讞將降大霈吾輩踏抃如獲再生何等感祝此時尊先雲翁給牒必似均蒙　恩霈以是獻祝尊先稿修整之役輕識蔑知而加以昏冗其敢爲下手耶竊伏念兩家先故僾是一室而草稿一本朽弊處甚多且其分篇第次編目混淪無別重並積疊則似是當初謄脫之本耳所以不揆僭猥敢爲分類傳謄始手有月姑未了斷矣

與洪永叔 可達

端夏漸闌伏惟日來行軒候一衛萬重仰溯不任先

孝行錄序文渠何敢當是責而重違尊丈之教妄有所構草草辭理淺劣不可以發明懿行之萬一幸伏望俯覽而屏之耳回旆之路小遂洛寓伏望

答朴文實 奎鉉

暑濕乖索居無況江門雲樹只有慕徒之思又承伻書感喜當何如況審侍棣湛重雨水乾淨之後日望冊子收送而亦得料其在人者自不易易耳今承念後持柱之示何感如之可得以指日企旆耳白湖集已借來否公藝兄家諸冊不來則無以據依職此之由尚未起藁以從速送致之意申託千萬千萬人微

矣識蔑矣何有所容議於如許大商量亦何所見重於尚論具眼之下哉環顧此世世道日降名義汨紊而世無有精心而求之講明而篤守之故此所以愚不知量妄生些麽見意思竊自附狂亦有言之科而公私文蹟散在各處且此等文字本自稀貴於遐鄉萬無求得助發之道無麪不托有意莫遂非此之謂耶自中知舊無可與議於此等昔之非不足而即今人心此等商議亦無其所則其終始相須非兄伊誰耶有非倉卒可既惟希面商

答朴文實

先令公狀草重蒙厚託之勤益感不棄之義而自惟學識淺陋文字短拙不足以闡明盛德之萬一以稱委屬之意是恐是恐而第伏念人家此事無非子孫門生草出一通詳記謹書奉之以藉手於當世立言之君子則固亦何敢以己分之不逮有所辭避於草出之役孤負人事合修底道耶謹當勉竭心力以備裁擇是區區素計而十年前未及卒業之本見在亂筒中日間搜出覽過則或不無一二可採處然狀德本主該盡而碑碣之簡嚴自不同實處事行之詳不盡承聞且恐敘次之際未易停當素患疏懶太甚不

有當者喚做提董荏苒遷就不知何時了當得所以
前此縷縷爲對同勘定之言者正爲此耳今則事機
已在手頭當不計尊旃之顧不顧而爲出手計耳蓋
此事不得相對面陳更不無未盡處且有一事不得
不相告節拍而此則非面對無以書及耳此大事也
惟兄我無間一番來見不害爲珍重之道其諒之否
狀本雖已成出而官職履歷年月日幷未仔細今便
搜出官銜一教旨無遺錄送如何安邊事本所不知
而略以私意有起草者然終是模糊幸詳示之如何
北征錄有考出處此便送之伏望

答朴文實問目

示六先生享祀事謹聞僉議矣去其中每年寒食備酒果脯醢紙牌行祀於太古亭恐似得之而俎豆云云如此處恐用不得必如忌祭茶祀之需而以庶品孰薦之如何旣因情禮之不得不爾而爲此念舊追先之擧則此大享也似不可以酒果脯醢草草行之耳如此行之上而無冒禁設享之非下而無私家合忌之嫌而禮義情理豈不兩盡其道乎祭不可以無祝設祭之始似當以合享設祭之由詳撰以告其後合享常祭之祝別爲製置以備每年常用如何此雖

盛問之所不及旣蒙不遺敢此悉布悚仄㴔矣勿以
愚言爲是廣詢審處之幸甚

答崔穉孝忠植問目

掇寓時祠堂奉還當有告由節次而祝式如何措
辭耶亦或有殯所告由耶並詳細下敎而祝辭書
示伏望

俯詢祝式考之禮書不見事同哀家今日事者措語
極難處如不得已則只依亂離平定後祠板還奉祝
且曰意外變亂近出邑里不得奠居奉主寄寓蒼黃
顚倒致驚尊靈莫非不肖無狀獲戾神人之致憂惶

震惕無地自容略旣修掃遂卽還安謹以酒果用伸虔告以此措辭恐未知如何耳旣告祠堂則自當一體告殯告辭當曰不孝無狀罪積不滅奉主避亂蒼黃顚倒神魂飄蕩靡所底依哀霣震惕無地容措處禮之變不敢循常還奉故處慰安神道謹以酒果敢告以此爲之如何

答金贊王在燦

積年貽阻之中每念暮境同志如吾執事者思欲數奉淸晤豁此鄙吝而不可易得則亦悵然懷想而已㬌與來承手翰縷縷滿紙無非所以刮去昏眸開蕩

滯留夫何故人之賜勤厚至此莊誦感歎言不足以諭此心也仍伏審比來凉暵堂闈寢饍康寧省候穩重豈勝拱慰以兄少日才學之篤實加之存省窮格工夫不以老大而自弛可勝欽歎退書論禮條彙分類編此眞吾道中不可已之文字幸趁就之勿以愚昧而靳其一示如何如何疇睦家君已角巾南歸情私甚幸向來三　命一未得仰體先訓粗伸分義則親厚如執事者顧安得無責望而申敎之耶悚恧自顧鹵莽及此老大益復頹惰點檢身心無一可以藉手相告於知愛之間此又歎咄耳新院梁頌夏奉臬

文之敎旣不獲辭則不得不大犯不韙之罪而間未屬草遂使典友虛歸悚歎萬萬來初當另草專上

答康戚 孝植 問目

祥後祔廟當有前期告辭而喪中不得備禮則權停無妨否

祔廟告辭不可以喪中不備禮而廢之耳尤庵前期告廟說以祔祭衰服入廟爲證(衰服卽所謂布直領平凉子布網巾)無已則以此或無妨耶

喪中旣無禫則禫月前朔望亦難出主行奠此數條皆鄙家曾所經歷者而漫不記得又不敢率意

旻行詳細回教如何

終祥祔廟而禫前餘哀猶未盡也禫是吉祭㐫中不可行所謂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至如朔望殷奠而亦無參降以見生前常侍之義則今於餘哀未盡禫前仍廢之日存此行之不至大違禮法否

與鄭聖欽 昊錫

未見常思一見既見又卻悤悤人事信如是也伏問比來省候衛重否林扃閒掩榮辱不到晴囱大玩潑於經史傍及書畫滔滔此世此樂何可方耶每懷高明恨不能參聽也

答朴穉觀書華

再獲旅拜俱欠從頌解攜以來彌切瞻頌匪意亂友奉下狀委訪慰感之極如更奉德儀仍審至沍靜體崇衛歲晏山囪冰雪塞路蒲團淨閒兩亂日侍隨分講說此樂如何疇睦平生一心之不至泯沒者迫此衰暮了無一得可以藉手於知愛則畢竟自欺欺人而止耳來書所以見推者太過自視皺然何敢以當此盛意甚可媿悚亂友之來過雖未得穩扣多少蓋其所以蘊之有非今世俗儒比者聆悉於士友者雅矣如以鄰鄉先故之誼不相遐棄時一存問其爲空

谷之躍豈非可喜處耶但其衝冒復路爲慮爲慮

答李監役 邁秀

書末所敎見推處太過顧自視缺然不敢以當此盛意之萬之一悚媿何可言耶子衡有志力學誠心求益其進詎可量也而顧自誤而誤人者何能有所裨耶是可歎也初擬此間廣速儕友於山菴爲勘書之計矣竟因身病而不遂只作吟蛩之一朽物歎息柰何

答金學老 三一

夏間枉晤追慰而此歲已盡書面遂阻一念傾鬱雖

欲已得耶荷令仲氏歷訪袖致手存仍審省棣學味
一衙移計大計也今對令仲氏詳扣洞悉而定向之
處堂內諸家俱在則便與本所無異矣誠得計耳如
鄙人者見此涼界不無惠好攜手之息而牽左不一
畢竟做不得徒增離索之歎而已柰何來諭曾齋之
言認是奉率下經歷難堪處說來者而此固管子所
謂衣食足而後知禮義之意若父母妻子號飢啼寒
於上下而蘋藻不得薦賓客不得供渠以血肉之身
彝性之同東西奔走日不暇給鶉鵠形容心隨易喪
將何念之可及何事之可為乎古人之言豈無所見

而雖以鄙人言之會所經歷每念及此不覺心緒凜
然幸搬移後勤力於事育之道得免於無恆之地如
何如何然又若專以此爲心不顧其他則便是此世
殉財謀利者流豈薔齋之意耶以左右聆曠之見寧
或有此慮而論說治生之書自不得不勉耳疇睦寒
節穩過禮書今冬只與家內少輩隨分謄出而家禮
所載條則已了畢卽今所未及者只天子諸侯禮而
已正初或未可一顧否所懷山積不能一一

答金王汝 輝鎬

世契之地聲氣貫通何論面與不面耶道源過適從輒

復語到實無異三人鼎晤不自意厚蒙至意先施此
及數回讀來益覺隆重愧慄之極不暇於感仍伏審
窮沍靜體衛重山囱日晏觀玩靜濱地頭已占高處
箇中必有眞樂竊願時憑道源俯示一二鈍退憒劣
得借餘光以發蒙蔀則豈非固陋之厚幸耶疇睦省
事幸安而自顧閉戶濱居僂一蟲蟄五十年做得只
是窮廬悲歎而已一枉之敎自不容於企仰惟君子
踐言是實盃圖之如何

答李君宅 晚寅

向於尊宅草土中鄙之所以不自外者只一紙隨人

後而祥禫俱闋星霜已周闕然若初不諒悉者然豈
古人所謂情至事從之義耶自訟難恕月前鄙伻回
反賜手問辭旨隆重拜領以還媿悚來竝信後日富
秋息憭慄伏問重堂鼎茵連享康寧省餘學履衛勝
達圍見屈已屬過境而篤老侍下落莫雖甚較諸得
者失者爲福爲吾人生此世只合杜門看書力田供
給上以奉老親外以應賓友無辱而自貴不屈而自
榮耳至如一切外至干我何物當此東南寥落人物
渺然之日疇輩之所以倚恃於如尊史者豈淺淺哉
幸鄭重焉向來火變數千里疆土之內獨保清淨者

惟江左一區則是亦爲仁風厚俗有所賴而然耶國憂民隱將有實際矯革則國可以爲國民得以爲民而必待對策而矯之必行新法而無弊耶弊之本源果於何在而欲收滿國杜谷之議俾爲蔽罪孫綖之類耶家君亦欲初以策後以疏大擬封進之計百爾思之親犯言遜之戒而直陳危逼之狀不但氣力之所不及實亦義諦之非得中此而不爲則其餘非所可議因是破意只得泯默之際向伏承大庭瀝章之教自不勝踧踖之至疏中命意之如何無由得聞鬱慕尤切草本此便俯示切仰晴二候平安情私甚幸

禮書編輯之役非不知極僭妄重罪而此蓋吾家先世遺志而未克成就者故出萬死作此計圖所以續遵吾家遺志之所在而已但其役事浩劇有非孤軍綿力所可歲月了當得也所以要諸同志切冀其合同助發之力而事力不逮世故相妨每每始事而旋止滚恐未稍竟歸於半途中廢之患擬以秋後更圖了役然又安知不如前之爲耶如得尊史一著眼其有所得於編修檢討之方當復何如而篤老下遠遊之行固何可望耶

答李君宅

意中人來春長覆讀之秋懷爽豁仍審省學晏勝區
區鄉慰疇家君帶兒醮往還觸冒患感老慈寧節恆
欠情私煎迫耳疏草向已伏覽而命意還辭以愚所
見至爲正當彼言者之云云皆是徒言不足以濟事
耳既不得如梅南昌掛冠之行申屠處士因樹之屋
而又不得爲劉蕡之對策張綱之埋輪則惟當一陳
其可言之實而奉持言遜之戒以不失乎古君子處
世中正之道而已柰何書末烏狀卞錄事奉悉蓋此
狀語多未安不是全然無意之所發則嚴加聲討豈
獨全嶺將舉一國而擯不與焉而至以吾嶺門庭後

承尚爲之有問而無答有若直以爲狀看作尋常者然如疇之愚無知誠不勝其憤懣之積矣其心術之險肆文句之詖遁恐不無陷溺人心之些憂過慮非細故也何傷於日月者甲者之論也黨同而曲庇者乙者之事也其論其事縱有參差終是無一言明卞而廓闢之者一例不免於人欲之私而幷沒尊衛之實心柰何如使公心直道者觀之不過與叔孫武叔之毁孔子邢和叔之斥伊川同歸於百代之評論而已當此陽消之日一二冷淡之論何足以有無哉雖然不如是道有所不明也鄙鄉道院爲可無一言自

經鄉變人心大壞蕩敗無餘畢竟未知何如究竟可蔽一言曰彼有所恃而不恐者爾此可與責之以道理而可與言者耶

與高穉希 聖謙

一敘已十餘年歲月易得續晤此難人事信如此爾柰何每遇佳山美水良朋清話未嘗不往來軒几竊自憧憧卽因舜文扣審比沍肄牀靜養冲衛仰想清薰之間高明之造而無由獲承其緖餘以開發蒙陋洨心歎咄容有旣耶先府君尊丈在世之日不佞亦嘗一遂登門之願親承下誨之勤矣今伏承下託隧

碣之銘揆諸分誼誠不敢辭而顧此事非當代第一手恐無以應用疇何敢屬辭比事以犯不韙之罪謹惶恐竢命耳

答黃叔浩 養善

歲窮梅屋阻頻尤切卽奉委伻惠存慰如對晤因審寒沍侍餘棣事一衞泝慰不任冰谿雪嶺外人罕到山囱料理正好讀書此意味恨不得與同之也疇家君近患風眩情私焦迫而身亦秋冬多病認是衰證自憐柰何伯兒 恩命久愈惶感罔知所以圖報已於日前上官耳聞正後或有一顧之便耶預冀預冀

此歲如紗惟祝奉侍迓新蔓嘏

答宋公華 基夏 問目

鄉井同室問聞過從禮所當然而迺者尊行若以見先進之禮而當之豈不倭者所敢安耶俯詢疑節每當疑晦不敢遽然臆斷必須質問而廣證浚仰其遇事必審不自專斷之意然如就不倭而證之則此甚於借明於瞽何其不諒耶相期之地亦不可以終遜略就先儒定論而獻之伏惟裁量

臘丁練事依禮書支子異居者祭其私親練祥條例雖已過行而今此祥期不遠變制之節更不無

雌黃之論殯雖不在同宮於祖考葬前過行似涉
未安因禫變制可乎擇丁過行可乎變服節次則
國服未闋之前著以白笠得無與平人同之嫌乎
父在母喪則是父爲主而已從也父雖出系又異宮
而方遭本生考喪喪未葬則姑不得主祭明甚旣不
得主祭則又何可以祭之乎似當禫前行葬以禫月
丁日告由行祭爲變制之節而禫祭則用過時不禫
之例恐未知如何祥日虛度亦甚未安用忌祭有故
例略設祭奠單獻無祝或無礙於情理耶
變服旣不得爲黲漆白笠之外恐用不得父在母喪

世俗通行老先生已有定論玆謄呈而白笠下布網巾布直領豈有如平人同之嫌乎

退溪先生曰國恤內免喪者服色之變人多疑之然君服在身則雖親喪不得服者以君服爲重不得以私喪之服加於其上故也今此禮雖無難行然擧國皆縞素已獨爲親喪黑笠黲服豈可爲乎故愚意宜以白笠白衣行之可也

問解續問禫服笠則白而網巾用黲乃時俗之通例也而方當國喪白笠黲巾與凡人之服色無別似乎不安網巾以白布爲之如何答愼獨齋以白布代黲網

巾似當

答宋公華問目

主祭者在憂中而先代祭禮不可具式秖以無祝單獻則出主行祀似未安若以紙牌設行則舉哀之節亦不悖於禮乎

紙牌舉哀古無據今又不見行恐未可臆對耳

獻爵主祭以子代行可也而不然則雖傍親與從昆季亦可以代行耶

朱子答范伯崇有卒哭後四時節薦墨縗親奠之文先儒以爲我國無墨縗之制如主祭之人在喪而獨

身無兄弟子孫則當以白笠緇巾麤布直領行之平事及服衰似合禮義云云是蓋出於以一家傍親代行事極欠皺故耶且四時節祀猶可親行况忌是喪之餘乎

變制之期以今末丁過行計而祝式與節次曾有所仰稟者故玆以更告詳細下教伏望朝夕奠儀節一如祥禮而此是禫月則祝辭措語更無祥祭禫之式耶世或有如此等變節而以其月盡之日更行禫祭云未知果無悖於禮耶幷爲下示

錦里記聞曰問追行之祥適當二十七月之間則且

依中月而禫之意上旬行大祥中旬行禫似無不可

答鄭庸成以後皆以中月爲間一月則今不可以祥月之中行之且所謂中月者本指二十五月而言今於二十七月亦用此例且自我杜撰也毋寧依倣過時不禫之文之爲寡過也權遂菴曰大祥行於二十七月則是月必有餘日自可行禫而從吉不可謂過時也若行祥祭於二十八月則過時無禫無疑兩說如此惟在尊量處之如何然鄙之前日以不禫仰對者從葛說故耳禫者吉祭也焉有祥禫兼祝之式此則恐不宜言之耳

答許舜弼 元栻

壺盧小款尚依然卽拜委存已極感荷因審秒景篆
候連護大庭花甲甫過又添璋慶尤何等貢賀鄙事
不至惱神而日哦松間耶疇家君近患風眩情私焦
迫而惟以伯兒奉檄出自　特恩爲感祝中惶恐耳
此去仙鄕甚遠京路相左縱難因便逢敍如或因事
上京幸勿戞過如何

答權用卿 在默 問目

來月晦日卽我先考中祥其前仲父襄事當過行
而拘於日家以九月經營然則先考祥事未知何

以而庶得不違禮也大小家雖曰各戶亦不可不謂之殯在同宮則似不可以如禮行祀也淺意則於祭日略設告由而仲父襄事後擇丁日具禮行之亦未知何如且此有限之制也變制節次何以爲之於祭日可乎亦於丁日可乎蓋祥事異於忌祀具禮於當日無擇丁之禮乎

雜記父母之喪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將祭謂練祥也疏昆弟死既殯而祭者兄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祭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以吉凶不相干

故也今來示旣曰各戶則各戶非異宮耶大小家之不可不謂之同宮而似不可如禮行祀云者恐失之耳但臨祭致齊之日不可與新喪家相往來混器用此似已良遂耳

答李穉章 鍾燮

數月之間再承手書辭旨懇至大慰積年傾仰之懷擎置案上意到披讀眞千里面目也仍伏審比逗堂上大耋氣力萬旺侍學日休仰賀不任疇壺信續承而老親千里撼頓三朔公故感嗽苦劇離違之懷焦慮之私難以形諭溪居疏冷景物蕭然日與遠近諸

益編校禮書講說文字前日所未解者頗多脫然所已曉者亦覺意味深長而所賴朋友之力耳向來還鵴之冊若是稽滯更無敢以此事仰瀆者而無間也故復此煩瀆尤不勝悚恧

答華江書院儒生問目

去戊午刱華江書院奉安梅墩先生于主壁配活溪先生于東壁壬戌九月日立石時道席發列享各祝之議卽河東院程太中景濂院朱文公父子列享之規而且吾嶺尚州之淵嶽洛巖是耳僉意鄭重未知何如

太中院坐次本朱子講定也列享似當戊午奉安時沽溪先生位板粉面書公字今列享則似當改題未知何如改以先生字無妨父子列享之規參古酌今幷有證援然鄙意則間虛一位奉安何如惟在士林公議本孫處置之如何耳

答金亨實 鼎奎

奉際落然不記矣能無悵傾耶卽承手狀所言無非自警而其實心用工處自可見得何喜幸如之至如

疇者空然坐誤士友之求勝已者每念及此不覺面騂而心寒也見今風氣日漓凡百無一可恃幸如左右之英妙篤實者努力而爲此學扶持之道則如疇者亦當與有榮矣浚祝浚祝疇家君角巾南下田園靜暇日有蕭散之趣庭趨久曠之餘得操杖几奉屨舃而晨夕陪侍情私慰幸耳禮書自以懶散且當擾擾如此亘袤將何以容易斷手擬以初夏廣邀同志要作一場講會因以勘了此書計其能如料否耶伊時從昆季聯鑣來顧如何

答金河應 德奎 亨實

阻久又不得音書悵想當如何僉惠札來披慰不可量況審新凉侍學增重第其有志力學誠心〻不紊如左右者顧何處易得而其所以自謙者太過推人處過重令人不自承堪殊可歎仰疇家君近患感嗽情私焦泣自餘世故無非妨奪志意處奈何初夏溪齋會講得於邂逅遂成勝事幸何可言會心處不必在張大做好事亦不費經營自今春秋暇日得爲此會豈不足爲暮年之幸耶因此而益悵左右者之不與同此會耳

答吉翼奈 民獻

向進尚可謂進乎先生事尚矣非後生不佞如疇昔
當之以金烏相去不百里一祇肅薇亭登臨山巔以
少伸高山景行之慕者果宿昔大願而顧墮落穴坑
頹惰世故事到面前未嘗著一段勇氣只得過去談
說於知舊間者已有年今日此進實是料表但彼此
事勢無以展期歸來悵恨歷日積中回想嶽色泉聲
憧憧一心無日不在於蒼翠清冷之間也刋寫之役
其間得幾板不敏之著手或恐致謾於重事之需兢
悚靡定疇昨承洛信嚴旆以來初發程爲教而姑無
指日來報要之晦前續有所承耳鄙行身騎鈍角窘

於陰雨至桃開大雨雷電通身露濕其翌還家百體如碎纔茶不振自憐奈何奇金李三書草草繙閱略有所朱綠點化俯覽可悉而勿以愚見爲是商量裁酌之千萬千萬首卷 御製詩下崔趙詩以其手筆摹出低一字無一字加減書之千萬此文字甚重大爲弁首之文未爲不可諒之如何

與臨皐書院儒生

秋盡頽濩伏惟僉齋候均重圃爺大集繡役想已斷手矣原集中寄朴中書題目下闕名銜似是當時偶失照檢者耳旣知其朴中書分明是松隱則如此處

書衙塡補恐不可已唱酬諸作之見漏於原本似亦當收入於續集俯量如何

與李乃瑞 伯奎

昨年春枉經歲又經春矣居常頌誦不審近者花闌靜候起居連護庇下均安不任拱泝疇睦省節依安情私甚幸而慶宴前月晦間過行尤切喜懼之私耳尊先稿留置鄙篋已至許久私心悚恐曷有其極而恆枉擾惱中精魄散亂無以暇及於抖擻勘正之役歎咄柰何從近一顧望幸方留念一文字竊自附於發揮幽潛之義耳因洪戚山淸衙中行使之歷入而

傳函想不歸浮沈矣

答張舜若 永河 問目

鄙家祀事儀節伏荷指敎幸得奉以周旋而末段下敎旣申嚴如是誠不勝悚汗癋踵盍自撤享後後裔私情靡所依泊強起此無於禮之禮而事涉刱始莅未卜可祭之日故敢附立春祭先之禮朱退所訓亦未嘗不講悉而單位二分之享其日秪是立春而已與 邦家大祫羣昭穆列位幷享之祭非惟體貌逈殊抑禮意元有所不同故宗議以是日酌定埋板之際將此告由矣今番一祭固難

進退而下敎旣不以爲允則此後每歲之祭果以
何日定行方得妥當
祝文中於禮縱歉於心不忒竊念此二句深存斟
酌仰認精義所寓而奉先之道苟有些毫或歉則
所謂反傷孝者也然則歉字似合商量未知如何
此二句雖無之亦恐似不關於上下文理恭俟裁
處
重新宗室合享私設竊以考妣位俱用紙牌則紙
牌之由似不得不兼告且合享二字必指考妣兩
位而乍看稍欠明詳似反爲大祫之合恐更加商

潤且私設二字似欠鄭重蓋此雖伸情之事而私
字似礙未知如何
妣位既合享則媲德繁毓之美於此不可無一言
闡幽幸更爲念及否猥荷撫眷累度黷告主臣主
臣
祭日若不用立春則更無依据柰何若有冒嫌之
端家禮立春本祝稍加隱栝如時祭祝則祭日雖
卜立春而祭式頓改可無他嫌否若爾則改措祝
辭下示伏望
家禮時祭章小註北溪陳氏說始祖先祖之祭只

設虛位而無主云而設虛位儀節不見於文部家
方用紙牌寫牌設位之節將何以爲之滄洲故事
必有其儀而此間無書冊可考更乞煩爲謄示以
爲攷据之地千萬
冬至立春二祭幷擧果未安故先賢有定訓若一
祭單行恐無此嫌蓋此事旣告于神板在廟之日
闔宗之所商議縣藐章乞曲恕此間情勢苟無大
何特賜一言之重尤有所恃而無恐者爾情迫辭
蹙有此覼縷惟感裁伏竢
立春祭先祖之儀曾有貴門老成之問及矣相對時

愚意未有以眞的說對渙膺悚歎朱退皆以冬至之
始祖立春之先祖爲近於帝王之禘祫而僭不可私
祭始行而因止則後世遂以爲法未知間或有行之
者否而大體則舉世不行久矣行之亦冒矣尊門之
痛迫於撤享而今爲此愼重之舉者他人有難輕議
於其間幷須諒之如何旣蒙不遺故敢此悉布耳

始祭之祝似當如此而自此以後惟以家禮祭先祖
之祝亦似爲常享之祝式耳

祭祀時務記抄節時祭禮中儀節用之如何

旣以立春祭而祭祖考不可無祖妣合享之節耳

立春祭事俯問再及考示頗精尤覺鄙見之差謬處何等悚甚蓋以冬至立春季秋三祭事先儒問答多矣畢竟所答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鄙意卽未論其單位列享之如何而旣曰冬至立春季秋則已先有似禘似祫似明堂之言意故只是爲此日祭未當而今來示如此無容更議且已告由又當期促在今持疑恐用不得而援諸禮旣無所嫌設行之初日有所定則此後每歲又何所卜日耶弁似諒之耳

祝文兩處籤付誠如所示謹此改措辭以呈恭俟進

退耳俯問寫牌設位謹取冬至祭始祖儀節錄之左方

前期一日設位本註主人衆丈夫深衣率執事者灑掃祠堂滌濯器皿設神位於堂中間北壁下設屛風於其後食牀於其前

本註主人盥升奉脂盤詣堂中爐前跪告曰孝孫某今以立春有事于先祖考先祖妣敢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遂燎脂于爐炭上俛伏興小退立再拜云云此儀節載於家禮必已考據而良遂矣不必更事煩黷然旣承俯及謹玆謄呈而朱全中滄洲釋菜

儀見紙牌儀節耳

答李汝龍章雲

荊識有年阻頖方渡卽奉胤友兼承俯存感戢觧慰無以云諭仍仰審春寐乖極靜候震艮遑護萬重區拱泝且慰疇冢者巳於月前角巾兩歸情私喜幸如何而篤老觸撼吟苦浹旬煎悶難狀身亦陘遑失音自憐耳先墓文重違勤敎謹此屬草以上幸一覽孱之伏望胤友命送其意不輕顧何敢以當此耶賢父兄敎子之道使之執贄見鄕先進卽古禮也還念𢀿託亦難一直退郤玆不免冒當則又是一逋悚耳

慙歎柰何人之爲學自非玄玅惟讀書飭躬循序漸進末梢自有所至鄙之所望於僉友者惟此耳

答朴應洛 止鉉

客冬失晤誰執其咎匪意令咸奉書委訪欣對敬閱備審孳熱多雨靜節連護王僉善讀不任拱慰拱慰會工想應專篤爲老儒心祝何啻尋常耶疇睦家君爲暢敘日前作山寺之行昨稅安寧情私甚幸渠亦爲一善沿江諸勝處先賢遺躅之遊昨又見歸甚覺清風灑然矣呵呵尊先稿勘正閣置六七年無所下手而奉還豈勝伏歎耶但此事究結詳及於令咸想

必八聆矣不可不如此肰後可成一副完本脩諒如
何何當奉拜略罄此懷耶臨紙忡忡不備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四